

德



知畏堂文存卷三

廣社序

社義何昉。禮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陳氏以漢制明古，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杜氏則注二十五家為一社。而陳氏禮書又統論為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謂州社。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蓋舊本有明文云：始于秦者陋矣。然余攷諸家之說未

太倉南郭張

采著





盡雅馴。夫物以類應。族錄氣接。譬之大舜未發。不  
殊芸叟。而曰成聚成邑。孔子汲汲。豈有獲爵。而曰  
七十三千。是知精神呼召。不繫墟里。彼著幾十。此  
解幾千。自謂有典。恐未通方也。或曰周禮歲時祀  
社。屬民讀法。法者令也。教民孝弟。食節事時。以奉  
其上。今且時莠相高下。虛尊小技。狎長予雄。則柰  
何。曰制也。今之時莠。卽周賢能。漢孝弟力田。用以  
率子弟。收人才。故邑有社學。猶未離乎制也。且士  
不安鄉國。進求天下。又進而求古。情性使然。如鳳

凰。千仞。斥鷃笑之。以斥鷃止知十步。日月經天。螢  
火比之。以螢火止知尺光。無他所志。不廣則識在  
區域。畎畝之子。推古抑今。適榮人賤已。爾沈子兄  
弟讀書修行。方軌哲趣。企天下殊流。思與攬結。邇  
乃開門延受。吐幽納微。旣因莠得人。復因人定莠。  
月累日積。藏踰千萬。遂選刻行世。題曰廣社。廣者  
衆大之辭。明非二十五家二千五百家之說。社者  
言乎其成羣。自大夫以下。民族之秀者。咸造以當  
古賢能。當古孝弟。力田抑無負。率子弟收人才之



制矣。

天如稿序

天如器識百倍予。相與晨夕。知不及。則益知不足。駑馬逐驥。日瞠乎後。朕正不僅以文。文者小道。天如視同敝帚。攻其所輕而勉。或庶幾。凡所謂者。天如性近于君子。而又克砥爲君子。克砥無多。讓性近則天人懸。鈍者屈矣。天如小子。六年所讀書較予不下多幾萬卷。卒未嘗有驕色。天如靜無侈言。難於發人過。予遇事風起。多失當。天如退而規諸是。兩人行止弗離。偶一事不經折衷。則數日不決。



爲文一首不質對終不輕出予因受節度乃天如  
固有大者正身修學於凡經史之言日不去目漏  
過子刻猶極莊敬蓋其所躬行雅與古人親故若  
對師友悅而忘厭爾天如少孤事母盡色養與諸  
兄弟處小大有倫美惡有方卽今日中不在膝  
下則坐斗室其於邇聲色殖貨利不啻不好且又  
惡焉七錄齋中几案塵積絕無耳目玩或童子跛  
倚酣睡未嘗顧問及驟聞孝弟忠信之言五倫攸  
繫之事輒正襟諦聽流連不能已聞之其數歲時

便已如此此無他專內者遺外志大者略小其天  
質然也天如素愛君烈文才及君烈夫婦相繼歿  
遺腹孤不及匝歲寒月單覆往之交君烈者散莫  
恤天如携歸撫育過所生復擇子幼女字嗟夫貴  
賤之際人輒忘交况乎其生死且死者未嘗有知  
已之言者乎以人之子爲我子而家之中無不以  
爲我子焉難矣且文雖小道天如之文其於十三  
經之表明與二十一史之詮次皆有撰述每云此  
書必十年可以見端欲觀厥成其三十年乎夫三



十年則天如道明德立。功用豈止經史。然以天如之才而自期之遠且久者。是亦可以戒人之妄爲。而欲速者矣。予倖先售。聞報日。天如忘戚而喜過。予經紀諸事。若身被。及言至予北上。則念我老母倚闥。且謂六年同守晦明寒暑共之。輒數行泣。予臨發時。適天如選明經捷騎張皇。天如揮不顧。同予舟至吳門。盤桓累日。別語予。來年三月偕維斗。夾燕。當與子及九一。聚首春明。來年三月。未識同在春明否。預作此期待。不啻我齋子佩矣。會集稿。

告成。因屬予序。今天下文家。不得天如序。則同族棄予。序天如文。殆植表泰岱。因高見末矣。



天如合稿序

天如非名士。蓋賢士也。余習久。故知之深。然兩人相愛敬。不啻家兄弟者。非久之難。所以習之者難也。憶投分時。余二十許。天如尚未弱冠。時所稱說。猶僅文章。既延余讀書。七錄齋所謂七錄齋者。舊楹聖壁。非有完美。終歲。屢勉其中。正言端行。則古昔稱先王。切切忠孝廉節。辨論既多。長短乃著。則惟覺天如心平。且性厚。夫人日事誦讀。身叛其義者。繇天分薄劣。故矜已凌物。令人望而却。况與久。



處且弗求友聲。况于載籍。維心平而性厚。則五經六藝。如受師說。領家訓。通諸講習。因以畜德。故天如孳孳。道古使人忘其淹雅。樂其淵懿矣。且人倫之際。天如所處極難。乃事事反躬。上篤祖宗。近念父母。每語余云。一手不仁。將累全體。斯言至痛。其不聞者。則以為雍雍默默已爾。若夫修明教術。推前引後。凡在門下。咸同憂喜。卽小善微長。欣賞累日以故。從遊遍天下。又心性然也。天如材質通敏。凡古今載紀。無不汎濫辭章。考厥故實。所為文。既

師表一時。復刻志經濟。近做眉山著史論。幾幾伯仲。要此非其所止。余嘗謂昌黎韓子。振起衰敝。然道不甚行。門人張籍之徒。猶未盡帖服。貽書規諷。歿四百年。得歐陽子而後。推尊于人人。吾黨相期。雖不以韓歐為歸。第以文詞論。則韓歐之後。能以繼緒之事。任諸天如乎。雖然。天如為此。非易丙夜篝燈。冬靈呶唔不休。孟堅以夜勤為一月。得四十五日。庶幾當之。又兩人讀書後。必相對反覆。至晚必計較一日所課。出其餘。以及余。猶得兼有臭



味。茲鄉舉周禮所稱賢能。誠無負。行見諸天下。堅  
所守而日進。將聖人可學。願毋以爲諱。此舉子業。  
雖先資直同。敝帚何足定天如衡量。

楊又如硯序

同門伯鉉楊子稱。又如人文高舉。情性淵至。介余  
定交。及見如接故人。呼應心受。因問澹石。鄭子無  
恙。又如云。我里居寡與。維共鄭子。晨夕。鄭子予畏  
友直道。見放懷思。彌勤見。又如爲歌騷辨。旣浹日。  
偶及義利。又如動色申論。其辭斷斷。予因發廉隅  
廉恥二義。謂凡物有隅。乃方。利隅爲員。則可轉。維  
方不可轉。廉者方外。故曰廉隅。凡人有恥。則有忌。  
憚。有忌。憚則有所不爲。廉者畏天。媿人。故曰廉恥。



隅與恥斯潔。反是則甚污。故統曰廉潔。又如深以  
爲然。又如于義利。其斷斷哉。又如凡所受知。流連  
在口。復端書同人姓氏。遇吳中名輩。輒傳譽。吳山  
漢水。凡席衿袖。其篤念師友如此。刻稿成。仍舊名  
曰硯。寧又如作賦才。屈受經生。藐然以又如之年。  
遭世和平。外無譏讒。內無怨誹。則次第典謨。倫脊  
雅頌。經生。孰何弗致極。今澹石閉門。誤述綜緝。諸  
史。倣司馬氏體。爲一家言。又如歸取所歷山川險  
易。人物智愚賢不肖。拓其見聞。正以好惡相與分。

部上下可以治古矣。豈必瀟湘哀瑟。襲聲靈均斯  
盡楚材也。



治婁文事序

蓋知文之難。則知言之難。知人之難也。夫固相因  
之事。亦相及之勢。然吾婁自兩王先生後。文事不  
起。僻在下土。冠裳之會。莫與西戍以來。予友天如  
倡呼絕學。辨經術。立史緒。繇是氣類小接。應社之  
目。漸達海內。而鄉黨猶指爲不務本業。縉紳家至  
以戒其子弟。適楚郢仲美先生至。首矜式。予兩人  
且從容顧問曰。子之友有若某某者。願因子以定  
交。則誼甚至。禮數加焉。夫邑大夫所尚。國之人羣



耳目先生既篤好此兩人。則凡指爲不務本業者。間問兩人習何書。平時戒其子弟者。亦間問兩人所習書何指。先生復課朔望。嚴甲乙。似以兩人爲程。于是舉子稍稍知所謂經史者。大指明倫復性。修道正身。一歸于聖賢。則視兩人舉子業。誠有原本非意造。遂疑信半。卯辰予草草一第。午之役。天如人撫志。衍駿公輩出。至未。駿公弁天下。天如讀中秘書。通邑爭趨以爲榮。乃取兩人所著述。句櫛字比。其上者尋求意義。次則規模形貌。懼失當。其

年風俗大變。高明之家。十而九。相與推尊先生曰。其知人。其知言。旣先生轉京朝官去。集婁文行世名曰文事。蓋別於吏事。又若曰。此僅一事。丈夫所成不止此。婁子弟毋遂以此矜天下。則故先生教力哉。



鄒陸奕稿序

今之學者發策決科爾端本謀道則父兄以爲戒。其有司惟務錢穀柔良而牧百姓卽以不額罷進子弟談藝術弗暇也絕文棄士所自來耳。往在臨上時考功法寬其地以稽古窮理爲學私心好之。于是首得陸奕陸奕僻處鄉之南然走盱江則必經其里盱江有大吏歲不廢往來每經其里則陸奕候道左邀子旅次當陸行苦疲亟思衿契得陸奕則縱談今古詰難踰時以爲諧適在臨二年每



上下人文輒于陸奕卷注。陸奕之文去靡存質。去繁存簡。耻爲舛麗。以歸玄旨。可謂卓爾。然大士大力。文止三先生者。天下之表也。並起于臨。迺余所識。士皆臨英少。三先生多有未得姓名者。以余介始。稱予知人得士。則如陸奕。固與大士里相望者矣。予棄官歸。陸奕從游于婁。夫天下言文章者。視臨如海。婁其百川耳。陸奕舍海而百川乎。雖然。端本以謀道。則道惡往而不存。今陸奕氣日靜。慎功日深。永是陸奕之進也。歸而正之。三先生者。必曰

陸奕進于道歟。百川學海則至海矣。



何官玄稿序

論官玄文者得無曰。拔高而登。擇深而就。其樂所甚難者乎。否也。難則不樂。不樂則和悅之氣不生。而高深且隱。官玄之文。蓋性所自近。若有道路可取。卽彼謂卑近宜人者。人亦以爲高深。苟反而爲人所爲之卑近。必有辭意重塞。勢爲不流者矣。此非俯仰斯文。未能或知。故予與官玄。未嘗聞聲。寄思積契。而投當萬人集試。爲地龐雜。于時目不克辨。倉素耳不克辨。雅俗而讀官玄之文。如所素習。



流連三致意者。豈肖像似貌。望其形影。則雖所通  
 者。審爾。大士問余。官玄自應遇子。但何以軒目遙  
 注。卽得余云。官玄之文。手模鼻嗅。皆可尋索。若他  
 人者。所謂雖強笑語。無復氣味也。大士以爲然。余  
 旣罷歸。官玄卽負笈從臨。負笈者。比比而官玄與  
 六奕獨安我地。而留夫官于其土。與其士人稱師  
 弟。世事盡然。但予與臨子弟。歷久不渝。至有若官  
 玄者。予固媿于古人。然不能不睠睠茲土矣。且官  
 玄不僅以文從予游。凡予微疵細愆。必直語指發。  
 剛正弗阿。則官玄自立有大殊于人者。卽其所主  
 爲予門。浦子所主。所爲主。卽一見兩文。行豈須覆  
 說。因并寄語。願臨子弟。廣所見。守所事。亡忘夙素。  
 卽几席神理。毋徒致恨于遐絕也。



羅繡仲儉齋新義序

儉齋四周無牆垣。僻在城南野田中。溪水流遶。惟南得平疇。種竹木。東架橋。通路主人臨上歸。卽讀書養病。其中橋東門。終月閉。非同志講學。不一啓。甲戌冬。仲羅子繡仲從宜黃來。開橋東門與語。問羅子別後進益。則出時文一卷。閱半日。曰。駸駸乎莫可禦矣。旣卒業。揖羅子。問曰。以子器實。水清淵靜。去家二千里來。爲此一卷文。抑學而聞道也。羅子曰。所語遠大。未敢湯應。越日。肅衣冠請曰。仲亦欲



學道耳。然仲也貧。兩親淺土。此一卷文。且擬致通。顯難置不問。余听然曰。羅子疑我所謂道。將如禪空。玄寂。引子于墜滅。將如古先生深衣高帽威儀。辨詰則荒廢經業。是思今子所習時文。其章句爲四子之書。專經爲周易。凡其義意大者。不外三才。簡切易曉者。不外倫紀。子平時卽事循理。卽理見。性子讀書時。卽聖賢尋理。卽理反求。久之有獲。乃措之文辭。是爲載道之言。夫載道之言。與勦劈雷同者。相去蒼素。奈何介介此一卷。爲羅子則悅甚。

扁儉齋西室。卻軌絕影。晝夜有嘗課。億則閉目晷刻。卽儼醒。極寒暑無間。如此者百日。乃對余而噫。余心察之。問子得無謂俛俛無所之否。曰。喏。復問子得無覺從前所見與所爲。文俱不盡。是否。又曰。喏。曰。子進益矣。知從前不盡。是內明也。謂俛俛無所之。是功至前後際。譬冬盡行春。機氣芽茁也。羅子乃復喜。羅子于易學。舊遇名人。授以啻解。至是開囊布策。冥心探索。余家藏書不多。悉取繙較。半年沛然有獲。迨入夏。余方閉關習靜。羅子獨居。



齊中門下行安錢子大情瑞五葛子時來婁輒數  
目留三人絕欵浹亦時叩關問余爲略述所得性  
學三人更大解釋去及余八月開關至齋則羅子  
四子書文已滿百首周易文倍是一見心怡目適  
皆非嘗有曰斯豈非載道者歟當知余從前所語  
斯乃其應于其歸作敘送之羅子名仲宜黃人距  
臨百里而遙往余拔冠外邑多士敘已呼錢子葛  
子曰今乃知往拔羅子猶皮相爾

錢侯榮陞序

錢侯治婁五載適天子矜慎庶獄擇天下廉明  
吏填司寇曹冢宰首以侯應序資曰可員外郎于  
是侯且去婁侯律已嚴孤行一意應事通敏有源  
固宜給事中御史嘗調誠失當然外吏轉京朝官  
勞逸什伯禮數亦什伯且婁難調風愆時告以此  
謝牙啄奚弗適迺父老奔走泣田舍輟耕歛邑曰  
侯去羣宵復結稱正會禍蔓誰則鋤博徒復熾取  
我子弟破家業誰遏勢家郎若僕復橫權在尺一



誰裂眦抗青衣策騎擁膝。勾檄復旁午。誰禁絕。猾吏舞徭賦。錢神上下。誰與平。其中產以上。則曰歲荒。雖苦稅畢事。且寧。今保無他侵害。孤嫠向隅。曰族。蠱懾侯得不動。今保無魚肉。捆屨與菜傭。號曰白賴。方息。今行持入市。保無徒手奪。諸眷侯多端。難悉指。似得侯終淹婁者。譬諸慈母乳兒。上堂問舅姑。且置乳。則兒啞啞啼。兒知失乳。曷知母所事。以此相形。厥情篤矣。然不但婁往歲庚辰。侯兼署崑崑。西距婁餘一舍。間五日往。凡六閱月。積廢聿

舉。渠路易聽。時米價驟貴。兩地奸乘。刦大室。侯停崑擒劇。立置法。亟返婁。亦得劇懲。不三日。兩地亂。遄已。既解署。崑士民百千頂香盆。擁車立祠。生祝。六閱月中。以間日計。所視事不及三月。得如此者。體用清裕之應也。辛巳。崇邑令缺。盜四起。邑號號海中。臺司復委侯篆。侯驅浪前。至卽率兵帥勦陣。獲三盜魁。肆諸衢。哭我兵死敵者。裂圍帶。分卹丁壯。益厲盜黨。各驚逸。復計擒盤踞害馬者二人。值朔日。集生者講。高皇帝六諭曰。爾俗海外。習行



麗辟幾見養賊私販鹽得傳富子孫幾見正會予  
雄及陰孽人纏怨得牖下盍審聖論否則大者  
柱後惠文小卽從三尺爾擇利其亦擇禍衆聳怵  
柔善有出涕者侯往返九日約途次治崇僅可五  
日又半行間凡詰姦保良諸水陸興革咸勅瀕行  
士民復千百擁車呼曰侯奈何舍我侯曰我駐婁  
控崇興革且亟舉邑固我屬曷舍爾于是百千跪  
河干曰幸必無舍我望帆檣不見揮淚散侯極慈  
獨執法亡借初以名進士來四方友聲同籍故人

不能無所干謁侯心厭輒難訑訑距越歲且操誓  
辭盟神曰我決毋以民予客又刊辭布梓里客  
指婁怪鳥迄無趾錯遂嚴保甲飭鄉約朔望會紳  
衿庶老講六諭婁城郭舊分二十四舖合境舊  
分二十九都侯舖設約正副都如之各授善惡冊  
曰得寔持以報講六諭畢則出朱榜書善人姓  
名行事奏樂導送惡人則標白榜銀鐺扭塔下受  
大杖乃立十禁定鄉約事宜復請諸紳分講城郭  
鄉約正分講村鎮侯則以時會講行賞罰且親闡



解○反○復○孝○弟○興○廉○獎○讓○異○革○心○一○時○婁○遂○不○變○侯  
鑑○庚○辰○亂○日○夜○思○嘗○平○法○是○冬○幸○有○年○合○羣○議○畝  
出○米○升○總○萬○石○次○年○果○大○旱○民○饑○乃○蓋○廩○四○隅○迄  
鄉○都○凡○十○三○所○自○三○月○至○五○月○煮○糜○賑○繼○別○貧○戶  
自○六○月○至○九○月○上○貧○賑○米○次○減○價○糶○婁○視○他○邑○差  
濟○當○旱○甚○侯○百○方○禱○既○徒○步○拜○赤○日○下○又○食○同○監  
門○荒○政○介○心○路○海○寇○引○饑○民○出○沒○撲○復○起○侯○素○弱  
時○益○鰥○瘠○州○士○民○環○泣○曰○侯○姑○返○廨○匍○匐○巷○拜○如  
體○極○何○侯○語○士○民○無○歲○將○無○民○又○安○用○我○相○對○泣

積○瘁○至○今○年○春○日○咯○血○數○升○幾○危○乃○甦○侯○視○婁○一  
身○矣○得○比○部○報○多○士○向○余○述○眷○侯○者○狀○因○嗛○嗛○官  
不○酬○績○余○應○曰○侯○五○載○飲○水○絕○春○明○問○斷○游○閔○聲  
譽○失○貴○人○歡○狡○童○且○踰○訛○几○席○尚○安○望○清○要○今○得  
內○轉○助○邦○禁○匪○時○明○政○一○可○倖○與○則○宜○慶○倘○仇○百  
姓○行○金○輦○上○卽○得○給○事○中○御○史○曷○貴○况○非○必○得○或  
官○下○要○顯○達○頌○郊○遂○內○外○怨○汝○詈○汝○可○沒○身○辱○侯  
清○白○吏○子○孫○所○獲○最○勝○則○宜○慶○固○毋○輕○司○寇○曹○周  
禮○秋○官○帥○屬○登○下○生○歎○書○曰○刑○期○無○刑○又○曰○惟○良



折獄。皇上尚惠緩刑。篤念殊死。以下付元宰受中。侯行劾職。所平反當。上心如漢張釋之。于定國。以廷尉遇主將大用。則宜慶多士聞之意。解曰。其然終不得戀憇。萎淹侯矣。侯且行。子當有言。余惟侯每談義利甚辨。方出所學見天下。何我阿好。然余州人也。識不越百里。辭乃稔。卽占諸不律。旣喻多士。并慰攀臥。以開侯轅轍。

### 邇言序

許子以邇言名篇。篇所次者文也。文與言相近而不同。言徵聲。聲絕則逝。文徵跡。跡留則傳。故人生三歲無不能言。而學士白首不能文者。文固言之最貴者也。名其最貴而曰邇。許子曰。淺近之辭。志嗛嗛也。淺近之辭。許子嗛乎。許子任矣。夫文之貴于言者。皆由心生。故自無而起。而天地萬物之所無。文不能飾。以爲有。則文益致無。而撰有淺斯著。近斯達。尚古之書曰經。曰典。降而子長。夸麗。子雲。



知長生集  
三  
艱深質荒。故文煩內不足。故外難知焉。邇之時義大矣哉。大舜加察。武王不泄。皆是物也。是故微乎乾坤。顯乎禮樂。而必曰易簡。易簡者。邇之時義也。大矣哉。懷其說。爲許子發之。許子嘆乎。許子精養生養生之言。曰致虛曰守一。虛乃靜。一乃專。靜專之人。其于邇言也。固宜。

余誕北報政錄序

誕北子治金邑之三年。政明人和。將計其成于考功彙前後教戒之言。與移牒之文。凡三卷。頒布四境。命其同寅張子爲之序。以相習深。且其辭質也。夫古今之君子。凡具不世出之才。大有爲之志者。每起于外吏。蓋以近民接事。凡小目大綱。必身親之。始而習習。而久久而外平內粹。則復安焉矣。余爲諸生時。恨牧我者之非牧也。願出而爲人牧。小草一第。謁選臨川。則復恐恐同夜行。胥史攢列。聞



聲卽疑。疑不卽決。執筆移時。無有明理。如是半月。而誕北來來。則歡如舊交。余虚心請益。曰子過來者。竊問路焉。誕北披襟執掌于凡民生休逸之致。徵輸簡近之畧。津津相授。乃竟其所說。無復卑已承人邀求祿利之病。于是心儀曰。誕北子庶幾有道乎。我其知所歸矣。夫臨金連壤。其土風體氣。不甚相殊。然治之者。稍有靜動安勞之別。自誕北子報政。而四境休息。獄訟毋作。徵輸及令。民間冠子取婦以時。犬不驚吠。虎狼不橫發。入其疆。貴賤有

體。貧富有分。斌斌濟濟。咸安其居。所以致之者。夫豈易易哉。蓋性學半焉矣。余嘗云。爲令者之精神。猶夏雨然。一處不到。卽一處告荒。今觀誕北子之精神。殆滿于所蒞之邑。而餘焉。若是乎能言者。不必行。有行者。之不以言也。今政成矣。夫君子之在位。盡其分則已。非敢祈報于天子。先儒有言。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然不求名。而名不求成。而成又理勢然也。聖人在上。豈無陳詩觀風者乎。誕北子勉之。終其身勿勿焉。盡分焉。古之大



臣靡不然。舍是吾誰與歸。

存古齋印章序

圖書二義玄遠。今人廼合以稱印章。章意謂傳石為圖。作字為書。爾然傳石先作字。作字先識字。識字不審。而以求工。末矣。余少失字學。即今文未能通習。况乎六書。里中先輩趙凡夫。研解說文。著長箋行世。草隸居當世第一。為其移家入山。不獲從遊。郡中推文氏八分書。謂有源流。昔年問于起美氏。指授格勢。辨說連日。歸復忽忽荒廢。若印章則吾婁有閒公子好。是當時名手畢集。惟吾老友歸文。



休爲最。云能對客酬應。袖中摹勒。旣新安汪誥叔來。文休亟稱曰好。有購索者。輒謝不如誥叔。此寔文休避能自隱。一時遂翕然趨誥叔。然誥叔必饑窘。乃事事稍有餘糧。酒資卽白眼距人。因羣呼汪癡。其子後亦克繼。呼小癡。今歿十餘年。而汪氏圖書遂貴。虞山則王開度。戈莊樂。皆以文人旁及。用尊于時。迺楊子子嘗宅相。顧慥爾。孳孳專嗜。殫厥心力。其言曰。古法蕩然。形體意義。莫或峻求。將欲挽此舛譌。還諸至是。顏其室曰存古。慥爾勉乎哉。

吾無以進子。爾舅氏園亭有古鳳基。榜非凡夫手筆。乎娑娑其下。不啻虎跳天門。龍臥鳳闕矣。二十年前。有贈余漢章者。小小銅質。規圓不下三分中。一采字。每度紙諦視。蒼然有光。吾師張二水先生。妙解精蘊。戊辰就余取覽。流連永歎。如遇索碑語。余古人開一圖書。必齋戒致卜。用已生年月日。配合而成。其言定有所據。果爾嚴慎。技惡得不絕。且惡得不傳。又聞此道兼筆法刀法。一法不良。其文不蔚。慥爾師吾家漢章。當知中有筆法。師舅氏家。



古鳳基榜當知中有刀法苟遜乃心進乎技矣夫  
技非至性不精汪癡尚以偏至見長况慥爾循循  
孝養君子者流于擅斯長也何有

觀德社序

射者男子之事也。周禮射人掌射。王以下容獲有  
等。詩樂有節。自學及鄉均務。曰以立德行。蓋人獨  
則忘。兩則形。然同是六藝。他猶短長。可隱。惟射比  
耦。處相形之地。成難隱之文。乃受之以禮。勝者辭  
爵。不勝立飲。故無爭且怨。大易取以威天下者。  
若曰。中有文德。所以服遠也。國家儒學建射圃。  
倣古義教子弟甚備。我州未名州前。但兩衛衛子  
弟。蹶張課射。固肄業及之。師徒既立。文士視弧矢。



爲武人射義乃大廢。諸子合射于鄉。連同志立社。定期布條。一以古是倣。名曰觀德。記曰。習射尚功。曷遺功。曰。言功不見。真言真可兼功。諸子進此。前者習。後者師。各釋已志。各射已鵠。則君臣父子。不越狸步。昔陸子靜先生。每暇試子弟射。旣江西寇。發獨不過金谿。先生固理學家。乃爾則功且苞。桑今口寇。訶凡列男子。卽無問天地四方。亦念臣辱臣歿。誰巾幗。其宴諸我。爲揚射侯之辭。辭曰。母若不寧。侯傲故萃。而射汝。諸子多世爵。當責起先率。

仇茲不寧。以衛社稷。豈必行鄉飲酒禮。誦采齊肆。夏爲發德哉。



張撫臺奏績序

大中丞自內臺出分鎮方國日巡撫諸藩控省會  
 他視要領地建牙制一切機密任最重南都我郊  
 廓立部寺以下如王畿故中丞不並治畿內舊  
 時建牙句容既謂句容三輔在京兆乃移建蘇州  
 府所帥故吳地方數百里江上下海南北且千餘  
 里厥土沮洳歲供累百萬自寇紛悉索益窘  
 天子念根本難可寄者歲甲戌廷臣推玉筍張  
 公天子曰俞往欽哉公至集二千石郡守長吏



詳吏弊辨興革緩急曰不贊予民事者趨白簡吳  
水國故道積淤高下田旱潦公按夏忠靖舊跡成  
水利全書州縣胥溷會計公取令粵時法較則壤  
比田賦登冊宿奸束手俗澆莖同墨子公擇地樹  
阡曰廣孝于是選鄉徒置長設伍教之戈甲吳漸  
底寧迨流氛震兢兢皖邑皖越江以北公帥所練  
材官駕海上餘皇西自江州沔楚黃北自淮西沔  
河內聲援呼應寇恚不敢南適濠上警趣備陵  
園內犯又趣入衛嗟夫任同分陝他人重閹累

幕公介馬山坂檣檝試怒濤三四年無刻暇又一  
切軍興不得問惟正其難百倍公旣兵聞伏莽生  
心洞庭兩山僻太湖中醜且弄兵兩山惴惴恐公  
佯不問密遣將斷水陸道卒擒渠魁夫公來時方  
謂邂逅清宴將坐理則歌康哉豈期武功顯不期  
而顯或倖致迨察公平時出納數百萬金錢身衣  
大布食鮭菜位歷高顯櫛沐風雨同士卒最下餐  
御官衙啓閉厨供不及長吏斯固東修廉隅要知  
應變將略由此出孔明澹泊寧靜則所立豫爾滿



三年考。上最行。內召維全。吳小大倚公辦。往者  
天子北顧。肝食黃扉。秉鉞故近事。吳人曰。晉秩  
還我公鎮。祝來歸自鎬矣。

送張木公歸序

涇去婁千里。往反餘半月。木公張子。不遠來游。冀  
有聞見。時余以選事寄虎丘山房。與語殊了人意。  
恨見晚。夫時文。小技本不足多。今清貴之氣。推江  
以北。張子又其尤者。予何辭贊。雖然有說。今之時  
文。卽周賢能。漢孝弟。力田用。是進身。未可或苟。設  
繁音厚格。隨流取悅。卽詭而遇。公孫弘作宰相。與  
董子江都得失。孰重。故余于時文。去取如稽庸。授  
爵。斷有衡量。每選一莖。篇中有純駁不一。高下錯



陳者必代為芟治。乃方注筆。張子已旁觀申說。因知風教齊致。厥軌大同。推廣可興矣。張子平易。相與如不介心。文章條緒。復爾簡慎。則其人端正。可無論辨。但輕千里問塗。第以時文。則非余所專。將落乃事。惟念病子。何以猶屈經生業。游處累日。何以一不涉世間務。大道虛渺。微行斯實。所繫是非。弗爽。則燕言頗界蒼素。豈必立義送難。方為詣極。張子歸乎。余寡獲。未能有明大約。是空往反爾。因序山中。聞見并志。余媿曰。負若干里也。

曹忍生稿序

友朋之樂。無如寅卯兩年間者。時與天如讀書。七錄齋。稽古有獲。卽相對欣辨。忘其寢處。間五六日。步至弁山。訪忍生曹子。埽文漪堂。以待。至則鳩題課藝。不問日早暮。題凡五。卒業乃興。或嚴寒積雪中。夜雨聲。三人以爲歡適。迨予兩人相繼。一第曹子偃仰室中。遂起幽思。發慨嘆。予謂予第亡苦厲氣。整鼓節。戰當有克。直需時耳。曹子今乃應。余言猶憶初交曹子。各負意不下。每陳說事務及。



刺美今昔多所往反。大約原本忠孝。崇尚廉節。而見所不合。卽加牴牾。久之。予謂讓子舌本。予閉口。且問躬行。卽曹子淡。謂然。故年來同事砥礪。竊恐媿茲息壤。予臨上歸。見曹子精一室。顏曰蓼菴。詰其義。涕泣語余。念我母氏。以識中心。予爲惻惻。今旣雋賢書。曹子故世家。乃衣布素。食蔬菜。謂小之節福大之教儉。且欲立說訓世。則其人固何如者。曹子文章。世久誦習。茲詳其志行。以示吾黨。期待如此。且爲余與曹子終身之佩。曹子精毛詩學。伐木歌友朋者。其初章微之鳥鳴。極于神聽。言未聲無微不監也。每懷弁山較藝。厥聲和平。則願嚶嚶有終。實惟夙夜。豈必在陰子和。九臯乃聞乎。斯言又息壤矣。



廣雅序

廣雅者。葛子辰嬰。朱子近修。范子文白。選其社莪之篇名也。三子鳩通邑高流。相與考古敬業。既積爲文辭。乃登板行世。以一家之學。及其國。復及天下。厥志弘矣。或曰。此風也。而非雅詩。以當國爲別。故列國稱風。雅者正也。天子之政。有大小。故有大雅。有小雅。海昌彈丸。不及曹檜半躋。而云雅者。何曰。詩之爲義。雖主勸戒。然鳥獸草木。爲類繁多。附益之書。亦名爾雅。卽不必定爲周公所制。要非解



家詁師比嗣後張揖之有廣雅著聲魏代他如孔  
鮒之小爾雅劉熙之逸雅各襲舊名以表通贍而  
春秋之世凡推博物必以雅稱則知雅者正也所  
反爲俗俗士淺頑吐音俚屑授以洪麗拓其見聞  
斯固文辭之上功不必區分王國也或曰張揖祖  
述爾雅稱爲七經簡度學問階路因續著廣雅其  
所品覈皆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今一邑之大不足  
當八方舉子之業不足備庶物冒斯名者何曰春  
秋廣魯于天下士生父母之邦不勤勤翼厲雖欲  
風被遐遠其道無繇故三子告我曰茲選自近始  
漸者進也漸進則得所安蓋甚志乎天下也



甲戌論文序

伯宗崛起秋浦。芟蕪治瘠。漸有華實。一時共推眉  
山。復出。蓋以子瞻。况及兩郎。日穎發著。文章行世。  
世又目爲大小蘇。則伯宗且當明允。嗟夫。文章之  
道。性情所繫。不足而求友。豈曰胡獲。然事隱功半。  
中士氣力不續。則再舉而廢。寧若父子唱和。今居  
古稽。其爲歡適。奚可形比。故嘗閒論子長。襲史代  
以供職。班氏源流。乃合兄妹。斯固齊軌。合致若劉  
向。穀梁。劉歆。左氏父子交難。見於語言。則知心同。



志合不盡以才。寒暑昏旦。繇來漸爾。伯宗有名園。閉門却軌。同二子下帷。其中經史外。不見長物。間取時文品第。以當求友。賈人亦時干請。故伯宗選事遍天下。甲戌之役。鳩新貴文成集。題曰論文。言不論人地與名族。云爾。伯宗風尚烈矣。顧余亦有蕘志。選每見論文。輒復三嘆。余自夏五至初冬。卒業其間。與天如寄。跡王與游園亭者一月。僻居虎丘。僧寮者幾二月。病餘神理未足。日得數義。則投筆臥。然此數義者。亦有幸有不幸。幸則未午盈數。不則日入不休。或俟明發。此直爲闔戶食指所驅。而心界有限。則未免苦難。若伯宗內無所強。而外有其助。助且在父子。視予當三之一。旣不勝。且以苦難當歡。適三之一。益不勝。則伯宗之成。茲名選亦有天焉。序已呼臨兒。詳解一過。兒六歲能讀論語。聽余解。瞠目直視。余笑云。作如此相向。愈令在公兄弟動人。則伯宗于人倫。可謂至樂矣。



劉千之合刻序

往諸生時。遠進賢冠。輩如免。卽自文爲高。實彼橫  
來。距人旣作吏。懼叢前醜。時問天如。得友人一姓  
名。則置懷袖。遐思不忘。嗟夫。人才有數。百里千里。  
勢窮連接。則恃操持之士。合近就遠。以成津濟。使  
復夜郎自大。封隔氣類。罪且逾等。中州素與天下  
希濶。千之起而修明大業。刪蕪蕩穢。漸致耕穫。讓  
伯延仲。以中表兄弟贊之。遂爲一家之辭。天下推  
中州三子。吾友宗玉。文玉。亟稱之。天如。予因得寄



知不足齋  
三  
衿契。去年秋。三子千里馳書。流連道義。余反復諸  
篇。于之才。御于識。故其文條理而滌澗。讓伯延仲  
文。生于情。故其文旨而遠。其詩淡而多風。三子天  
下才。卽古人何多讓。癸酉秋榜發。凡名士槩鍛其  
羽。三子意無所寄。迺合諸社稿。行世刻成問序。因  
爲三嘆。夫棄方聞博通不錄。乃隨流進者。皆塾師  
蒙士。牽文引義之辭。主司以爲易可上口。取其類  
已。遂入心悅目。豈知不學胡殖。素無其具。則緩急  
何賴。故諸子讀書修行。歲月自足。不遇不足爲惜。

但三歲大比。而蘭兮候候。伐檀坎坎。君子以是爲  
知人得士者。憫也。



知畏堂文存卷四

張母俞太君壽序

太倉南郭張采著

往歲辛未與吾張師開七袞觴時孚先計偕留燕采以門人執猶子禮師怡狀樂之越今丁丑師母俞太君亦進年七袞孚先適在子舍執友羣致頌或謂采事吾師久令前置辭辭曰聞之孝原百行又聞女子嫁從夫明乎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以教順也易曰在中饋吉以教慎也太君名門少歸



吾師雖曰水部公介弟。時封公厭世。堂上惟姑。方  
零落。昆季間所遇特窘。太君侍堂上。凡衣襦單複。  
舉匕豐約。悉經意。往者封公不爲家。遺四壁。將母  
晨炊。乃在太君機杼間。旣吾師名列高流。每賦閱  
情。臨襖帖。輒經月。扃戶卽從游。履相接。十艇費不  
足。當焚香煮茗。泌水樂饑。太君寒暑輒輒也。孚先  
就外傳。吾師授經淮上。太君兼訓養。使千里作客。  
無內顧。不其難哉。迨孚先聲實日茂。稍克振。狀又  
十餘年。始登賢書。前此云劇矣。吳習登賢書。凡閱

歲。良疇廣宅。擬素封。此豈天降地出。其故難悉數。  
吾師謂行儉久。母事爾積五六年。抱薪數米。猶寒  
士。自吾師見背。復距五載。孚先一再上公車。不得  
志。歸伏庭下。太君呼曰。青衫在。老人無餘願。則孚  
先趨而進。或問事操作。孚先微諫。則曰。我不疲。此  
孚先課其子。體太君意。并課甥。兩孫業日進。亦日  
繞太君前。太君顧以爲喜。時且介壽。適兩孫連列  
子衿。太君則益喜。世豈無身致融顯。而養志渺然。  
使母氏抱心獨踰。慨發晨昏者。視孚先悅母而育。



其妹。且悅母而因妹以撫其甥。太君左瞻右盼。陶  
陶淵適。則安在高貴。云榮多藏。云富也。凡皆太君  
克順克慎。故以子報。天人顯白。祝太君者深念哉。

宋道臺壽序

吳地縱江橫海。爲畱畿襟帶。然扼江不在南。所重  
淮。以上下海。則南北洋。森渺設險。莫先太倉之劉  
河。故太倉旣立。州卽建。道備兵。嘉靖初。至移巡撫  
開闢。出工部尚書李公填之。卽未幾。仍改道。猶以  
四郡地劇。添憲臣任水利。迨萬曆中。始議分轄。而  
蘇州松江爲一道。專海任矣。歲丁丑。萊陽宋公奉  
璽書莅職。公名公子。年少成。進士。厥歷中外。凡  
三十餘年。功名在天下。性質直。所如不可意。輒自



罷則率生徒擁臯比。傳經教授故都人。士聞命相慶。而是時吳中勢捏。杌持憲者動有差牙。他人鑒前事。視此如九曲坂。公欣就道。按節至止。修軍實。討繆情。禁民間。毋講張母樂嬉戲。競侈濫進。訓多士。優厥良。遠厥熾。下午衙啓事。所司報厨供無長物。因以是率屬。夫監司難上難下。百倍疇昔。而江南尤百倍。藩省蓋彈丸地。南北臺十餘使。歲絡驛省。歷凡臧否。惟監司問郡邑守令。有不得干臺使。亦惟監司請。又罷民稔刀尺。戕柔善。島盜駕餘。

艘行劫。河渠日告濬。錢賦因緣爲奸。一切是領。卽通才。嘗不周。公五官竝舉。應事如流水。屬大小吏賢者。交厲次。惴惴懼白簡。清儲糈。薄懲狎。猥裁橫弁。平漕海上。無傳警。胥史束手。奉書筭。河工以時報。不旬月。吳趨改轍。採風考厥上上。季夏適公誕辰。采溥與公弟若子。夙連兄弟。父事公久。不敢列賓次。爲引家人禮上觴。然以託在編戶。故雖熟公庭。誥未皇備敘。嘉休敢述。吳人所身被者。爲頌采。又以長當筆。是言也不文。而非阿私。高山峩峩。



大海湯湯。維民有口。金石在在是矣。

吳母王太君壽序

善人者天之所甚敬者也。吉祥嘉祉天之所甚重者也。以其所重施之所敬事相因矣。朕猶迂回其意。使之拂逆不堪。而漸于大順者。明乎善不積不可以為難。吉祥嘉祉不以積難而致。不可以為福也。予與人撫稱兄弟。母事太母者十餘年。苟悉太母而不克砥以成。皆太母所不子。故余謂淑太母教得子道。淑太母教而克砥以成。并得臣道。此何以說也。天地之性。人為貴者。以其身備五倫耳。夫



倫有五而理維一。一者艱貞無咎之謂也。太母年未三十稱未亡。時人撫僅十許歲。其弟猶在抱。又家勢中落。瞻前顧後。如敗籜隕沸海中。太母拮据荼苦。以至成立。繇太母稱未亡之日。以至人撫能自成立之日。歲月幾何。則荼苦幾何。庚午人撫舉于鄉。太母露齒曰。今乃藉手報夫子。於是益整節家政。嚴隸役。凡凌雜小務。勅母縱則太母於人撫。不惟母蓋父。且師矣。人之稱婦節者。以殉後。此矜食報。則以富貴。余俱不謂然。使太母方稱未亡。堅

持細節。將絕粒。僅旬日間事。則人撫何以至今日。卽不然。人撫旣長。養弟事姑。息不知訓之讀書。則人撫何以得名海內。又不然。人撫文章名海內。不能持正道。規行矩隨。則遠近良士。勿與友。何以得從游。賢豪。又不然。人撫崛起。母氏日圖美田宅。華衣鮮食。卽爭子。藉藉口語。何以交呼君子之子。則今日之成爲人撫者。始終皆母教。何一匪人事。而必問貊貊之音。與遲遲之鑿乎。故太母歷歲寒。不改柯易葉。若此。爲子念厥艱貞。以事親則孝。卽爲



臣念厥艱貞以事君則忠矣。維忠孝經緯天地。固皆太母之大年。因著其說以爲頌。

王敬之壽序

歲乙亥春。老友王敬之。年六十。同儕上壽。介余言。舉觴。余惟近世五十已上。凡滿十之年。多令文士借顯貴名。作諛語。有及余者。故靳不與。曰。我賤。無能重。然獨喜爲敬之文。敬之振我辭矣。憶十二年。前始交麟士。卽爲余稱敬之云。其人有本末。純然一心。又一年始見之。子常齋。敬之與麟士爲吳大小壻。初意麟士私敬之。及見。乃信麟士不輕許人。敬之少讀書。作字有楷法。旣工。岐黃家言。以難得。



子卽爲小兒醫與人交方雅不流無老幼多愛敬。每春暮入山採藥。婁人嗜茗輒亦摘茗實奚囊歸。人有買者賣以共食指。故敬之終歲閒靜賣藥之餘。惟繕二氏書。意動則扁舟適唐市。訪子嘗或入城訪天如。及余余問近何志趣。荅云寫華嚴經已至某品。殊不可了。余爲失笑。狀與交數年。意是五十許人。不謂已周甲。此固精氣強實。亦繇心地寬。賒爾每見富人銖兩阡陌。經營慘淡。意緒殊惡。敬之所居數椽。無十畝之業。有無在人。而未嘗告乏。

生人清福。可謂饒足。則其似五十許人。豈曰無諾。他時滿十之年。余文尚當三四首。然固矜此寬賒。不易其辭也。



吳岬雲六十壽序

癸酉季冬。岬雲吳公年六十。朋友集慶。以贈言屬  
余。先是壬申春。其夫人六十。客至辭曰。以相君子  
不敢當。請同來歲。于今洗觴合舉禮也。張子曰。天  
生人無不善。善人固無不久。蓋日休一也。致祥二  
也。獲報三也。善人守此三者。以無恐。天意則曰善  
無負云爾。余知岬雲。悉少孤貧。攻苦恥爲賤儒。習  
騎射。工數筭。彈琴賦詩。兼通天官家醫家言。旣連  
不得志。北走燕趙。適應武舉試。凡兩舉于鄉。以此



器實冠武人冠。當取大劔如寄。又非所好。輒棄去。  
朕一時名重公卿間。爭引入幕。公則擇人後與。非  
其倫。卽纁幣不一盼。浩川錢公世所稱賢者。其自  
御史至中丞。無一日不與偕。方中丞秉鉞南贛。柯  
陳之裔。日繁盜賊聚山箐。時發凡調兵食。責守禦。  
三省屬吏奔命下。一令輒驚明決。則中丞實老年。  
公所助爲多。最後同余臨上臨課第。上等胥史得  
高下。公約都鄙使畝稅相比。猾胥史束手。余聽訟  
獄。退食則告公。或不當。輒正顏色厲辭詰余。唯唯。

卽不唯唯。辭益厲。屈服乃已。衙齋無事。多迹感應。  
事某報善。某報惡。指切天道。反復孝友。斯言達內。  
予兩女方幼。祖母起行。輒左右扶。偶一不扶。卽引  
吳先生語相詬。一年後。三尺女童見困蟻。知救家  
風爲一變。昔人云。與善人處。欲爲不善。不可得。洵  
夫嘗語余。幼學琴馬氏。往反須二十餘里。每肄業  
歸。卽途次注思。手作揮送。歸被絳。極習矣。如此者  
無間。雨雪固知通人。得成一藝。非可捷致。西戌間。  
遼變起。今相國徐公。以官詹大僚。主兵事。延公贊。



畫凡所委任。凌雜羣務。無不潔清。有法相國云。幕  
中多材。稱廉幹。此雲一爾。公精內養。于悟真諸書。  
皆有要領。然善人可久。無藉導引。固信諸其理。余  
辭無諛。即質言。不知者。已曰諛矣。要之文章何足  
重公哉。

惺字顧表叔七十壽序

甲戌八月。惺字顧翁七十誕。宗黨稱壽。以采於翁  
中表屬簡。受辭乃序。所聞見于翁者。曰我祖母顧  
太孺人。兄弟子數輩。翁最長。先贈君于外兄弟中。  
復長翁八歲。翁雖年次相亞。以諸弟皆執經。贈君  
循弟道。惟謹。故采少時。跳脫。贈君輒引翁為訓。既  
余年二十。稱諸生。肅衣冠。拜翁堂。得悉見里風土。  
俗子。姓長幼。心欽然下之。及知翁事其尊人太翁。  
則又流連三歎。歎古人絕行未易。一二翁母見背。



太翁有所變稱房中人。太翁語翁我當處之婢庶  
間翁唯唯則孟子職受者不敢當微致謝翁益唯  
唯弗替。余登翁堂時翁年已六十鬚髮半白黑見  
其對太翁作兒子容入內如事其母記云父母所  
愛亦愛之孝子意惟在父則視父所安常恐後斯  
難與常人絜量。然人孰無父。悉翁寧不內省董子  
解壽爲售曰自行可久之塗顧氏。國初來幾三  
百年所居楊林塘北族自爲村指千計分宅基置  
皆崇仁義樂恭退是之謂可久。行之家旣相傳無

窮則行之身代有老人翁其續爾翁諸子士讀書  
農力田諸孫穎粟士大夫高厥行推諸當事孟冬  
月禮翁爲鄉飲酒重鄉飲酒禮讓之三所以象月  
七十四豆所以養老翁生平抑抑有讓德焉以居  
四豆之位斯可無忝而孝達乎州里矣。



豐天玉樓華翁壽序

歲丁丑冬。玉樓華翁年周甲時。長公文霖官蕪湖。翁方就養。文霖請假東還。同次公天御。卽家上壽。友若戚。侈其事。相贊獻觴。以余年家子。屬布簡。余興辭曰。夫詞有二。一云祝。一云頌。頌者美也。美厥德。祝者其詞未可必。若夫蘭堂彫宇。品珍錯差。左列宮商。右次犀貝。否則垂魚冠豸。笏滿簪盈。槐陰乍濃。栢霜隨振。否則氣勢崢嶸。投足輕重。諧媚觀風。讒賄歛息。茲固世欣。而翁且槩鄙。以翁所鄙。又



未可必。余何敢進詞。則請約略淡素。比義華封曰。翁繼體武功。倡習儒雅。每飾恥危冠服。羞短後。自來方幅。爲式纖趨。及長。公登賢書。翁誠毋增指使。家自始封。託婁必母暴桑梓。于是蕭靜同寒戶。長公連罷公車。袁子雪階。范公塵釜。復洋洋無悶。乃賦北門曰。我獨不爲老親計。因就蕪湖教婁去。蕪帶水。翁往來其間。扁舟襆被。欣朕浩落。家居罕事。咏閒情。吟小園。量魚數竹。藝花課果。以爲足已。自豐天樂。具有嗟夫。世所艷無過富貴。富人持籌心。

計較筭子母。視翁孰逸貴。人帶星宿霜。驅馳恩怨。視翁孰安。翁于氣類稱上家。使造謁公府。排解世紛。則必種植多荒。含飴不暇。以視翁今日孰裕。或曰。翁精星學。故能在貧如客。履遇不遷。曰。否。京房非不解數。景純非不工術。而暗于隱退。貽譏後人。故止足有分。存乎達觀。維翁克性其情。乃能領此遐曠。卽兩公行有大業。富貴非所能卻。然亦十年乃字矣。老子爲腹金人箴。口歷歲已如斯。固可信。諸其後。翁曰。君意溫至。敢不勉其敬舉君之觴。





劉易翁六十壽序

為民父母而民以為父母則仁矣。民以為父母而  
 令名歸諸其父母則孝矣。仁孝一理。昔之人學務  
 及物。統云錫類。繇此塗出也。劉侯以名進士治糞  
 加民于膝。民曰慈也。其母歟。既潔清明。威去莠。刪  
 釋民曰嚴也。其父歟。夫君子于民猶父母。于子凡  
 人之子。賢者樂于母之慈。而不肖者每成于父之  
 嚴。則侯其備道哉。治未期。政明人和。四境翔洽。適  
 太翁來就養。百姓歡欣相告。不曰侯父。而曰我父。



父侯者稱位前此皆稱父云者親之甚尊之甚則  
翁其太父矣踰月重九爲翁六十壽辰于是邑中  
父老推長年餘九十者率子弟祝侯嗛嗛曰父老  
休矣予無德致此長年曰侯德也侯大德誠不德  
也美餘不名訟獄不興豪有力不得志侯于民至  
矣且昨歲歲荒盜蠢動今乃靖催科使寇蓋望民  
乃宴不知胥史及庶人在官者束手無事乃願告  
罷侯未來公牒四出蝟虎嚙民且無類乃一切息  
侯于民至矣言已呼其子弟曰受侯德無報亟完

從事保侯侯則喜曰此言奉公太翁聞當爲父老  
舉觴凡此者侯治其民皆父母之道侯合四境之  
歡心以悅其親皆事父母之道則仁孝克迪哉余  
辭無私猥序民言以祝嘗告侯曰庶民惟草天監  
在茲則介翁景福亦維小人之攸箴不啻和平神  
聽矣



英長孺壽序

長孺五十生日。二子上觴壽。長孺曰。禮家云。何我母在其勿舉。二子曰。以是不舉觴。則請諸大母。而可。長孺唯唯。通家程子因乞言。天如。天如推諸父母。原于孝經。辭既振振。程子復介麟士徵予言。余豈有殊說。繼要如長孺者。行事非常人。可槩。豈惟常人。予束修立教。矜矜厲古道。而先伯氏遺我三孤。視之不盡如已子。長孺子弟之子。四人爲立室家。成學業。使之舒襟曳袖于老母之側。不宜且樂。



哉。方長孺週歲。弟喬年始生。卽稱孤子。母夫人撫此兩兄弟。日夜著苦節。長孺甫壯。束經史。授喬年。曰。弟饒爲之。我不以門戶累阿母。遂棄諸生業。任內外事。使弟一意讀書。及喬年學就。遽歿。長孺子其子。如前所云者。今四子先後補鄉國學弟子。而長孺二子復負笈從天。如遊。敦志飭操。克廣名實。又稱揚父德。使著海內。則長孺於人倫順逆之際。亦可懷也。嘗論節烈固家庭之瑞。但鞠凶嫫嫫。切謂昊天不弔。豈知黜心荼守。則遲遲昭假。嘗言自

滋。如長孺一家。兩孤在疚時。始願曷有今日。及苦節盡。甘節見。長孺復敦行。以培遐休。于是世繫新安。新安之人稱之。卜居武林。武林之人稱之。故曰功名時至。卽得名節。久而後成。君子不以彼易此。長孺以不稱老之義。謝舉觴。程子歸。歷階致辭曰。張子固禮家。茲以章母德。則豈必問年。其將母燕喜矣。



陳鳴宇壽序

新安鳴宇陳君。以士君子善心計。擇地豫章。居積致高。貴君既以士君子致高。貴則益謙。下風雅自立。見詩文卷。輒移情性。今年午月七十誕次。君秉文不遠道里。徵辭一時正人。如南昌相公及吾友天如。皆贈言。余聞之曰。人子事親。融于微渺。親志所託。當不遺力。君好詩文。秉文乃以為悅。夫詩者興也。古人歌之以樂壽。豈文之為言章也。所以章矣。其碩邵秉文於親。可謂能孝矣。君嘗官鴻臚。任



留都職。東宮冊立。覃恩得贈父母。曰止矣。國恩且教子報。遂致其仕歸。君固長者。孝友天至。豁達多大度。于鄉振貧窮。救乏絕。直力津濟。使用三物。賔與郡國。以君應。豈非司空司農良選。竟再試京兆。以老。此于君進止甚適。然天地生才不易。如徒閔泄十畝。稽謀一家。則何貴豪雋。故識者惜君有所未足。然君四子器實。秉文尤著。出吾友子嘗門。又我友維節。觀風六郡。首舉。今天下得兩楊先生所識。盼睐成氣。秉文皆從游。稱高弟。以此對其親。亦復奚憾。夫福澤之事。人倫爲極。但錫之天者。難。誰承之人者。難。保君家。以引以翼。致茲天樂。孺且湛矣。其尚克終哉。



劉元聲七十壽序

福善。天道也。積善。人道也。天道福以勸。故有餘慶。人道積以成。故無近名。君子監其然。逆焉而亡。怨。惟敬天之渝。順焉而亡。喜。惟承天之休。小人反是。怨斯濫。濫喪乃志。喜斯縱。縱敗乃度。惡知天道微。渺順逆。倚伏苟守常。不回遲且昭。假余持其說。今徵元翁劉先生益信。翁七十誕。會子公旦成進士。一時賀盈門。頌盈耳。曰祺壽。曰祥發。辭甚粲。亦問翁流行有源。由來百折乎。翁世家。厥祖名公卿。厥



考名孝廉。以此門族邂逅推佳公子。視田舍賈人。兒向士流問字。難易淵漢。天故早奪厥考。呱呱兩孤。寄母夫人襁褓。教食教言。教之從師。讀書教之禮義。廉耻以脩身。和物曰惟母氏。今人日習嚴父。猶云母親而不尊。况獨有母翁稍長。則呼景天。痛母卒瘞。就外傳勤經史。卽同若弟。依母側無間。旣九試京兆。歷太學。再中乙榜。可出而仕。翁曰。刻離母。三公不易。况蠅頭者。辱天下士。則抗言御史臺。陳母節最備。御史感動。拜章述胡節婦行殊等。

天子嘉其事。下所司。植表門里。翁曰。足矣。他無願者。適公旦起。高舉列賢。廉間遂棄。故籍顧若弟元。博曰。與子偕隱。乃磴戶相唱和。或獨自晤歌。兩兄弟于于喁喁。時推孝友家第一。當襁褓時。母夫人萬一成立。嬛嬛墜前。人緒是懼。敢望名達。天子敢冀子孫成名。進士易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言君子所遭拂逆。則困心而得亨。計翁出孤幃。迄今日不旣。勉勉哉。公旦跪而前。翁觴揖介弟。盼睐子及孫。滿堂滿室。文章聚斯。淑問聚斯。攸隣攸寧。則百



祿亦聚斯。昔人謂源長流。長前此茲。其流後此茲。又其源。翁念茲。我歌蓼蕭。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公旦念茲。我歌既醉。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繹蓼蕭身。則無疆。繹既醉。家則可久。然則天人固一幾。故反復以其說頌。



蘇太君壽序

癸酉冬。東粵黎子美周。以計偕。枉道婁上。訪其友張子采。即問蘇太君無恙。因計明年春。仲太君七十辰時。美周應公車。試不及子舍。令采豫為頌。以祝采。因颺言曰。太君寔生美周。誰謂無淵源哉。太君出華族。族習綺靡。太君處子時。獨秉淡素。敦禮節。蘇子姓不敢以炫飾見。煩言碎語。戒無聞。太君聞行。乃式厥家。歸黎先生。隨姑事。九十歲太姑服勤。盡色養。太姑歿。事姑。姑年亦九十。所事難于太



姑以姑病足。問枕。問席。問膳。飲。太君不躬親。姑勿安。卽先生勿安。故太君餘三十年事。兩九十姑。皆以孝著。先生蚤謝諸生。喜聲詩。與同志觴咏。輒連宵旦。家無長物。太君則刺麻織緯。典春衣。供日與子。偕隱。方美周未生。太君爲先生立。騰。騰。立。太君生美周。旣得仲若季。撫如一。卽今弄孫。無差等。江沱之謂歟。丁卯。美周鄉舉。粵俗類我。吳舉于鄉。必廣。廉。從。于。公。府。招。徠。緣。染。多。滋。累。太君訓美周。曾祖京兆公操行在人。故人言爾今日所以報京兆。

爾不祖是法。我且不食。美周旣少。習家教。聞是言。則益砥厲。戊辰南還。作惕志賦。以自奮。頃來婁。食蔬衣布。周旋一襍被。與州大夫瞻父劉公石友人。以大夫重客。爭趨謁。美周拒勿見。日留予儉齋。未幾。亟舍去。語予欲久此。恐人目爲大夫客。奚辭。應我母。予聞之。肅然。夫太君一生。令淑。受祉。固宜。而黎氏母。兩世上壽。視九十爲恒數。于太君又奚疑。采序。天如歌詩。誕日。仲若季進觴。曰伯氏不及子舍。義在孝經。太君樂只。不啻將母來。諗矣。







此三言者以治天下有餘故不爲良相願爲良醫。則以草木有溫冷人情有強弱中節治違節傷所察臟腑而所繫呼吸苟三言不備十全何幾備三言以往將功在生命富鄭公青州救荒自云勝中書二十一考活人豈有高下哉振河生虞山道行于婁旣以婁僻東不便周應改卜吳門吳門天下孔道冠蓋相望振河角巾布衣開門延接各厭所欲去少閑則焚香煮茗蕭散遐外獨嚴課諸子聘致名師傅長君遊余門與次君並器實其幼者分

館蒙訓讀書聲徹左右又性豪逸客至呼童奏伎中夜酒半猶引箸按節婆娑歡笑要惟心事寬亮故不近庸猥今年雖六十但鬚髮小作白猶侶四十許人古來稱長生取類神仙余嘗習方書如稚川抱朴思邈千金貞白本草無不流連濟渡假此津梁他如陳珪處劑韓休賣藥高流輒爾托寄芳諸振河則知人我相因樂壽一致矣同人聞斯言曰是善頌于時相率而祝錢子







太姑性且嚴。會食必集家人。後舉太君奉糶。鄉進太姑不命。不敢食。嘗日無幾。微忤姑。曰婦孝。太姑謂姑曰。而婦孝。遂宗族一稱。一日太姑述兩世獨子。且無年。以似續慮。太母謂蓋侯公。今日堂上云。何亟爲公置兩副室。姑與太姑交贊。婦無妬。宗族復一稱。既有子五。太君出者三。倘猶世俗殊觀。卽太君僅三子。旣不盡母道。又所得者寡。太君均曰。吾子時量寒燠。無別。今爾弢兄弟。且耽且孺。不知誰爲太君出者。情性所感。統以和應。則太君以慈。

教孝哉。然太君爲此匪易。當蓋侯公卽世。年未及五十五。男兩女。熒熒朝夕。旣內自傷。又慮觸老親。悲復欲泣。不得。距二年。姑沒。爲蓋侯公畢子職。則太君以婦兼子。子女漸長。各婚嫁。以時爲蓋侯公畢父道。則太君又以母兼父。長君感時事。棄操觚。服弁次。卽爾弢少年。以經明貢禮部。幼子能束脩。讀書。而爾弢蹶場屋。懼無以慰母氏。長跪謝不敏。太君則曰。毋庸尹。母不云乎。吾知善養。不知祿養。兒侯諸夫功名固有時。以爾弢才會當木天。選安。



用蚤貴。且如他人汲汲營競。究復何益。故我重太君義方。並達義命。又太君與蓋侯公相莊三十餘年。無一言謫。與兩副室相友。迄白首。無爾我嫌。自太姑以下。錢氏四世。視太君爲豐儉。而瞿瞿無德。色方之鍾郝爲優矣。審爾故。蓋侯公生平得宜其家。爾歿。兄弟得寬。今學古。不以母氏亂方寸。然太君病床禱者十年。游嬰死喪及姑沒。病忽起。天實相之。王春屆六十誕。同人來乞言。余謂太君無忝。樛木卽爲誦。樛木其初曰福履綏之。次曰福履將

之三曰福履成之。言逮下之德。子孫衆多。受爾大慶也。余固禮家。更引禮經曰。貽父母令名。人稱願。然曰君子之子。言守身事親。可獲榮譽也。爾歿。持是壽母太君。知言錢族。姓知太君。當云張子不輕。振辭。茲可謂善頌善禱。



丁母顧太君壽序

人未就外傳。無時可離母。則母先父教。先入移性。故蒙養嘗視母。狀母不言教者。曰親而不尊。亦曰地道無成。若推本令名。且母以子見。是曷可誣。余涉道淺。而喜說孝弟。見人善。必問厥父母。使歸所自。丁子飛濤。弱冠登賢書。盛負聲譽。與游處。秩乎有倫。迺望之粥粥。心儀當不盡繇學。則同人僉稱其母氏實賢。稱之辭曰。丁母顧太君。出儒家幼。通誦毛詩。孝經。曉大義。父家貧。好遊。太君少失怙。則



辟績自膳給年十七歸步玉公公故端雅夫婦賓  
肅庶幾梁鴻孟光既公遊太學多聚經史與太君  
時時採輯太君事其姑晨夕起居量溫清侍膳飲  
亡間飛濤及季弟稍長擇嚴師深夜問經義執女  
工佐讀諸子成名交遠近賢豪則供酒肴信宿余  
聞之曰賢哉女德貞也相夫子順也事姑孝也嘗  
自教兒慈也於婦道何尤稱之辭又曰太君身不  
飾綺縠御僕婢無遽色余曰則其儉也恕也賢哉  
太君同人因述午月其初度請藉以言余嘗謂萃

百順以事父母誠人子深願第有在天者有在人  
者富貴在天者也行修言道人稱君子之子在人  
者也天難可必而人隨分致惟人盡天應斯爲天  
樂今太君甫四十飛濤兄弟彬彬濟美宋史論韓  
忠獻三子行各有適丁氏殆相先後太君履茲豐  
美凡同人所稱蓋茂勉母怠則戩穀伊始我爲歌  
詩曰求福不回飛濤盛年翔躍兄弟行以儒術顯  
安親揚名處難必之遇致隨分之心樂天而供子  
職則天且弗違我爲歌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將告天下母如太君具有教責寧第鍾郝禮法  
式爾家節乎

夏母六十壽序

弟子前而請曰夏子母周誕惟先生一言夏子從  
游久淑行綴文知有教力由大君內範則信朕哉  
太君事姑孝姑病祝天請代姑病已太君病姑信  
諸天云無恐婦必壽病亦良已婦姑相感如此隣  
婦悍日見太君温恭心動與語多勸戒隣婦媿悔  
以孝聞孝乃能止悍少時一隣媼作賊適遇太君  
遂逃去太君終口不發盜媼億逆太君橫多一走  
此皆丈夫所難而太君安行者丈夫溺嗜欲惑勢



利內志不立外斯奪之太君居閨閣中行古人事  
天性狀哉夏子語余母事大人三十年如事父母  
夫婦人以夫爲天敬其夫所以敬身故昔人重婦  
德夏子又語余星家推母不宜壽今精神弗少衰  
子謂天以年俾人必有所因循太君之行胡考百  
祿可理據天保之詩曰惟日不足言天人相與也  
太君保爾孝德長爾命夏子率母訓其承天休無  
若人言汲汲于進乃曰揚名以顯父母名苟不令  
是爲辱親位彌高彌辱孝經不云立身行道哉弟

子曰嗒豈惟夏子二三子敢數諸



李母沈太君壽序

往歲丙寅我母蘇太孺人七十天如徵詩文于同人敘辭上壽戊辰天如太孺人金母五十時余成進士亦徵詩文擦質言上壽天如繼成進士讀書石渠所徵詩文且各通布繇是天下賢兩母惟兩母實有令名故義應孝經此豈以聲相高第文與之者乎吳興李子寅生秋日拜母沈太君壽乞言天如與余寅生事母可謂同余兩人者矣余惟婦有三道曰事舅姑曰供宗廟曰廣繼嗣自太君歸



吾友霞舉人之稱霞舉者謂能養親志喪祭有禮。教子以方霞舉于是乎君子然微太君霞舉所爲得半者也。方霞舉家中落祖母瀕危凶事不豫大傷親心。太君出資數百斤以具。夫之姊者爲姑之女。姊則兄弟姑之女。則所見無非姑。太君迎項氏姊順適其姑。此一難也。祭法宗子主祀奉嘗蒸霞舉曰我士也無田不祭其先族而謀諸太君則割簪珥相之。成此一難也。霞舉年三十未得男子。太君曰江沱之美余有責焉。爲立副室及寅生舉。後

濕就燥愛甚已出。卽今成名士。上古學母訓是尊。此一難也。三難者所謂三婦道也。太君審是豈特內德茂明智無多讓矣。寅生前請曰我母勤勤劇易無間風夜乃斡衣糲食供家君與寅以有事四方。先生其亦稔乎。曰凡此所謂婦職婦職恒有婦道不恒有余頌其不恒有者。且太君年五十當金母戊辰之歲稱壽伊始寅生持天如與予文歸而拜母。則知兩人循名稽行皆實與之者。太君見大第母怠前修不旣永多福哉。



知畏堂文存卷五

太倉南郭張采著

兩漢文題辭

凡選西漢文二十卷。東漢文二十卷。共四十卷。分類紀事。各受條緒。茲述選者之意。使風規顯明。有所因據。蓋漢文無庸選。惟是記載之書。與專家之集。卷帙浩多。難以割採。其他短章錯簡。雖具音節。首尾未足者。亦從姑舍。至于詩賦頌銘。諸有韻之詞。則別為一部。以成續事。所以約觀覽也。為目凡



六一曰詔令。漢制有策書。有制書。有制詔。有璽書。有赫蹏書。令有下令。及著令。太后臨朝。則稱制。總爲王言。一曰章疏。漢人稱奏。稱疏。稱上書。稱上言。稱拜章。稱封事。皆臣下告其君者。一曰策對。郡國所上賢良文學。天子親下制策之前。漢白虎殿。後漢顯親殿。許各自占科。直言毋隱。如文帝於鼂錯。武帝於公孫弘。盡上所識。取效若右券。一曰移教。守相二千石。下郡國。椽史從事。凡長吏以下之下。其縣鄉皆有論檄。統具篇式。一曰書記。後世云尺

牘。本於漢之尺。一牘時於諸王。名上書。或爵位不侔。名箋。名奏。記餘止。云某遺某書。彬彬辭令矣。一曰著撰。漢尊師學。覃精著書。如董子。歷載不窺園。陸賈書成。每奏一篇。天子稱善。羣臣呼萬歲。其尤也。余旣不錄專集。乃取論序。詰對碑文。獨自爲篇者。若西漢輯五行說。則其時重災異。每日月食。及水火木石變。必下詔切責。故班固志五行。反復諸說。從其所重。又次司馬遷。班固。荀悅。論贊。此蓋記載外。折衷是非。以見書旨。如此庶幾大備。通四十



卷出史記前後漢書及漢紀者十六散見諸書者十四不敢標立名目曰兩漢文若光武未卽位以前漢絕幾二十年其間不乏文辭則置莽新時與夷狄所上合一卷名漢文附仍依世序第西漢之後春秋誅亂賊擯夷狄書法同例則其微也篇末必具本事使習者知所繇來凡皆初學喪見以惜日成此其敢比美先烈就正方聞歟

全破三國文題辭

所輯三國文二十卷其中次第條格皆彷彿兩漢無庸駢舉但詔令後隨列移教者曰蜀漢政由葛氏曹公旣稱魏祖凡所施發厥繫興廢欲使覽者知其原委故標置首簡餘卽類附以爲選集之事方圓隨時不盡拘拘一槩也至曹公諸教令章奏東漢集收其半矣茲復取東漢所收并其半以屬魏國者曰我欲誅操之不臣故取其挾天子以令者綴之漢曰彼固漢臣而何以魏祖旣而曰其挾



天子以令者處心積慮純乎魏者也。則成其魏。已不與爲漢焉。爾若夫三國首蜀次魏次吳者。曰陳壽作志。身旣晉臣。又以孔明髡其父。心仇乎蜀。晉臣則勢必統魏以尊晉。仇蜀則并欲尊魏以沒蜀。是故紀魏帝不罔惜遺議。狀襄陽習氏。當晉世已作廢魏論。嗣後劉知幾范祖禹謝翱諸子。加駁無恕辭。雖涑水司馬氏。因其年月編通鑑。而考亭朱氏成綱目。於建安二十五年以後。仍特書繫漢統。至如蕭常作續後漢書。近世謝陞作季漢書。直以

光武推昭烈。安在一家私載。遂可誣飾今古乎。但予雖心不服。夫陳志狀欲如蕭常謝陞。以蜀專臨二國。自謂選集不過菘文。無足于中聚訟。且同事若臥子。已不狀其說。因依舊集分類。第使行目詳辨。不復裂爲三國。用呂祖述考亭。或庶幾無大謬戾云。



西晉文題辭

西晉文二十卷。斷自秦始。以後建興以前。共四帝。約四十餘年。然吳平於太康之元。迨惠帝永熙已後。國非其國。則所稱四海統一者。數年而已。其間綴文之士。如李密父子。固蜀材。陸機兄弟。固吳產。他如陳壽之志。三國周處之紀。士風卒未聞拔跡。閭朝發其豪素。至使千載而下。讀江統之徙戎。潘尼之安身。以為三嘆。則張華王衍之徒。可能辭覆亡之責歟。論者謂八王之禍。依古未有。氏羗乘間。



遂致燎原似矣。太子菽麥不辨，宇下傳聽。武帝身  
爲父子而托付神器，即使孔明陸遜輩爲之師傳，  
恐不能長保廟祀。况于衛瓘、裴頠諸人，明識通變，  
憑婦牝之矯誣者乎？噫！天也。司馬父子謀之數十  
年，與傳子孫可無替，而子孫相蠶食，幾靡遺。故余  
讀史至此，輒謂天道顯白，至選輯之事，雖曰文辭，  
可以觀世矣。

東晉文題辭

東晉文四十卷。其後四卷爲十六國人文。旣十六  
國矣。曰東晉尊統也。且慕容廆表請北伐。張駿臣  
節不渝。猶未離乎晉也。其他名號龐雜。皆因地著  
篇者。如西漢之新莽。固曰附焉。爾然。攷瑯琊南渡。  
雖牛繼馬後。流布人口。而卒能以區區土地。外拒  
張氏。內撲亂賊。迨百年始移滅。雖曰天意。有人事  
焉。方艸創之始。非王導則國不立。及太元以後。非  
謝安則國不存。人言王謝要非徒語矣。然導惟引



賀循顧榮之徒。撫綏新舊。安且期功。不廢聲伎。優  
悠野墅。間舉不敢。經略中原。越江東一步者。兩人  
知已。知彼。度德量力之甚也。不然。如褚裒之出彭  
城。殷浩之出許。雒皆以無功敗還。卽才地如桓溫。  
而枋頭一挫。途窮逆施。亦可得靜。不宜動之驗矣。  
至于積弱不振。大權下移。則庾翼有云。王夷甫立  
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嗟夫。此習浸潤。致神  
州陸沉。則祖尚風流。必傷名教。名教傷而禍貽之  
國。誰作之。備歟。夫天人之際。厥有大勢。惟英雄能

起而乘之。若石勒之得張賓。符堅之得王猛。二虜  
知人善任。遂幾致混一。而我乃棄劉琨于匹磾。屬  
祖逖于戴淵。溫嶠幾陷于王敦。陶侃怏怏于顧命。  
此諸賢實有志幹。而皆不得盡收其用。則夫新亭  
流涕。何怪楚囚之相對乎。故余所輯卷目。其中二  
氏之文。連章接冊。亦前此未有。所以然者。士大夫  
智力必有所寄。彼不實用之。驅策則從事空虛。旣  
推雅宗。復捷仕逕。于是僧曇說法。神仙著詞。耗一  
世之高明。呂歸于無何。有遂不復問北轅之痛。省



君父之仇者良足慨矣。昔人有云：清談廢事。又云：清談盛而清議不明。凡此皆機事之著者。知其義而始可論東晉之世。讀東晉之文矣。

南朝宋文題辭

南朝宋文二十八卷。凡此人文。雖云繼代。為時僅六十年。爾此六十年中。元嘉居其半。于時人民樂業。四海乂安。文帝復雅志經籍。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人士觀美。抑何患稽古之無塗歟。然原本未立。即不能靜一流競。文章之士。每見傾危。范曄以謀逆。陷辟謝靈運。王僧達。輩咸以才地矜負。非其所。因知修辭立誠。苟辭不載道。則智能適為凶具。故謝瞻



知長室集  
離隔門庭。而弟晦以徐傳駢首。顏延之布衣笨車。而子竣以竟陵折足。蓋輕躁天授。縱父兄有教。猶未得其回悟也。至若義季酣飲以求全。王敬弘自稱不解訊牒以遲進。似矣。乃顧覲之蔡興宗風節日著。而卒令終。江夏王卑詞曲意。而仍橫歿。則將曰生歿固自有命。然沈懷文江智淵。復以骯髒不媚得禍。沈慶之屢休婁湖。而時勢不遂。且白首就戮。又何說之辭乎。要之危亂之邦。君子翱翔不下。若猶垂紳佩組。而欲以計數獲免。此實難矣。且宋

事尤有慨者。山陽陳留。魏晉以備三恪。高祖突載。零陵種惡子孫。招易世族。滅一也。文帝謀廢太子。委心江徐。其徒挾私紛紜。致禍成曠古。二也。元兇既除。敷天共戴。義宣爲臧質所引。與諸藩何尤。而世祖削弱王侯。等于仇敵。卒之竟陵再戕。而廢帝亦以熟惡慘殞。三也。太祖身出刃俎。繼登大寶。子助之變爲已甚。乃今日殺休祐。明日殺休仁。殺休若。安忍滅親。至并疑后兄。而王景文之賜歿。手是國祚。忽焉四也。蒼梧頑暴。豺豕不如。袁粲以清令



之資自難支顛覆。褚淵肯從誅建安。豈有強守而  
委之六尺拱手授人。五也。嗟夫。天人之際。間不容  
髮。而史家猶譏文帝晚歲佳兵。元嘉政替。明帝師  
出無名。三叛繼興。亦何暇舍芟實而問獲條葉乎。  
凡此固論世之辭。然文章之輕重大小具焉矣。

南齊文題辭

輯南齊文一十二卷。凡七主。二十四年。然西昌篡  
統。殺高武子孫殆盡。則雖云親屬。慘踰易代。余故  
取建元至延興爲前齊。建武至中興爲後齊。審爾  
是高帝之齊。僅踰數年。明帝之齊。且不及數年。而  
兩主經營險酷。一則弑汝陰王。殺陰沙公等。宋祀  
靡遺。一則孥戮鄱陽。建安諸王。幾不血食。嗟夫。高  
帝惟防廢孽。而不料同室作惡。明帝惟防本支。而  
不知適啓別族。天應渺渺。豈可意計。故鬱林惟肖。



蒼梧東昏惟肖鬱林生此云報乃世祖執鬱林手  
曰五年外勿復委人明帝誠東昏曰作事不可在  
人後或奪之鑿爾孔珪以諸王之歿皆繇籤帥曰  
不立籤帥當不至此然則論晉事者將曰若立籤  
帥八王之禍又當不至此乎天實爲之而偏咎人  
事固矣夫天非無爲而爲高帝受禪王敬則引宋  
順帝云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後巴陵王子倫執  
鳩謂茹法亮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  
出爾反爾不啻索券卽如王敬則張敬兒陳頌達

輩爲高武佐命遙光江祐輩爲明帝腹心而或見  
殺華林或懸頭朱雀噫爲人作何等事復怱怱詆  
突欲圖令終得乎生斯世其柰何將社稷是慮則  
王徐縛袴廢天子終亦不免將如謝朓力飲酒勿  
豫人事則焉用彼相無已庶幾南山北山或者苟  
全性命不然垂纓食祿而隨流獻壘又何足稱士  
大夫如江敦作態輒移床遠客邪是故爲祚忽諸  
于時虞玩之料黃藉孔顛議錢鑄孔珪定法律王  
儉自擬謝安而制度粗立日不暇給至於文章節



知長堂集  
族則文家襲句池堂。質家耽宗禪靜未離宋習。已  
引梁趨。卽觀高帝塞客諸篇。雖規模繁促而恬源  
靚霧已濫觴裁鏤風運所會莫或自知。卽史論文  
灼灼可觀矣。

宋名臣言行錄題辭

言行錄者所以教人學爲人也。夫爲人莫大乎畜  
德。故受之以前言。往行使夫知所鄉方。則可以與  
於道矣。然昔人之言行。有不盡由學。亦有學所不  
能致者。則嘗論之才分者。於天擇術者。於人。於天  
有限。而於人無限。是故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在所  
自待。何如爾。今夫道古而懷其人。紀史而揚其事。  
下迄村氓負販。皆知憑弔往烈。則善善惡惡。固莫  
之或昧。而當身反是者。無他志不立而氣因之也。



但立志有漸。平時無所儀刑。一旦幾以士君子之實。世不概見。而欲式儀刑於百世之下。離前絕後。舍先籍又何賴焉。故朱子卽宋名臣爲則。而李氏又補其世。凡舉一人。必節其持身處室。立朝服官。以及履常蹈變。櫛比成冊。采得而讀之。曰爲人其難。如望海。若旣曰爲人。其易如獲舟楫矣。書曰。學無嘗師。主善爲師。學者能從。是得師。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毋以貧濫。曰宋先生敝衣蔬食。如此。毋以賤枉。曰宋先生樂天知命如此。居安毋

怠。思伊川云。閑過日月。卽是天地。蠹臨難毋錯。

思蔡季通編管道州。無幾微不適意。倣而習習而安焉。則非古人之書。蓋直求其在我者耳。從而求之。卅角之童。韋布樸遯之子。可以爲聖人。徒不則百歲不爲壽。三公不爲貴。聰明記問不爲賢。故曰。古今非甚相遠。使引之。如同時同事。以不及爲耻。則古人奚啻接席連步。彼悠悠之旅。甘心退落者。曰我固不爲賢人。爾豈知不學爲人。卽已非人。其去能言之鸚鵡。何幾哉。則朱子深切之思。又能已。



已也。

邵氏合稿題辭

古學久遠。莫或茂明。則各以意為意。上者務極遠。絕其下。聽聲望影。所以不得齊同之致。蓋文章者。聞見之事。而等諸空虛。使聞見無據。即空虛亦未能有明。故予推本求實。欲令體用相譬。斯今古得接。邵氏從游。始廷皓。繼曾撰。廷皓得說而絜清之。曾撰得說而嚴簡之。皆幾于正雅。迺其兄弟輩。復純一志氣。期注高廣。凡百里千里。未可得比者。一時起于一家。夫匡助之益。必曰師嚴友親。抑深惟



親嚴之義莫甚兄弟。苟人倫備情性足。卽旦夕宴  
言而敦學相長。已引翼上達。况其懋勉。但此全乎  
在天。非若師友有聲可求。倘伯仲無徒。或有而壘  
篋不應。又或歿喪。孔懷意境拂逆。十固八九。如家  
伯氏早背。致廢讀嘗。逮則柰之何哉。邵氏受于天  
者厚。又人事克配。能不負天故和樂之氣。生于文  
章。夫子說詩曰。父母其順。則邵氏一卷之中。乃備  
孝弟。可以興矣。

論略題辭

天如成進士。旣讀書石渠歸。語予云。經學微渺。未  
有究暢。欲用昔人限年法。幾年月畢。一經統幾年  
月畢。諸經令各就本緒。則如三傳三禮者。雖分專  
家。義原一貫。當條序成列。融於大通。又謂窮經則  
王道明。通史則王事著。明王道者。與立體著。王事  
者。與適用。則取二十一史。明白譔次。凡一世代。凡  
一君。與其臣之繫興亡者。皆列論斷。異鑒前愆。後  
至宋史。裁自脫脫義例。庸略擬筆削。以章定獻。又



以爲古今執殊。不達於今爲泥古。自高皇帝以  
來。斷自神廟止。大之人物典禮官制漕渠食貨。  
外而夷狄。細至服物宮室。放班孟堅體勒爲一書。  
又以爲治天下者。當有經營天下之志。五方風氣  
不齊。其間戶口錢穀形執沿革。定有綱領。則聚二  
京各省通志及府州縣志。與近日所飭賦役全書。  
彙次節目。京省立總論。合計幾府幾州縣立散  
論。務於荒遐。備舉莫或隱匿。庶幾指掌可視。同時  
聞者。疑其工力有數。似難逮及。獨予欣然會意。銳

期其成。蓋相與讀書。所期無不底成。况官以讀書  
爲職。則志專。藏書多。又虛心集益。則易有功。閉門  
下帷。晝夜寒暑無間。則靜。一忠孝至性。則好惡正。  
兼此數長。卽孟堅而上。何不可就。乃解裝出所著  
詩文。閱其當篇小目。宜有千餘紙。奴子疎蠢。亡去  
橐一匣。兩人惋惜彌久。卽所存諸論議策說。并館  
閣試文。小加點次。名曰論略行世。餘皆引端未究。  
要此萬世之業。非計日可躡。詳其槩。志天如歸來  
著述如此。



三蔡稿題辭

大蔡刪音就理道規虛肅二蔡峰壑亭立外作內  
 止三蔡惠吉自好秀風玄播三子者即散在千里  
 遙連萬家且以並時稱罕况八龍五長託體同胞  
 夫藝資性分誼重天倫二者具足于以求功玉琢  
 取助良朋其為勞易奚啻天漢而猶負笈慎從不  
 遠吳楚陟長江歷洪波渺蛟龍之嘘吸攬風雨之  
 忽既心目開明神思遐暢及登天如之堂周旋  
 余席則復納聲歛色飭躬振辭乃舍館蕭寺耽樂



知畏堂集  
窮寂幽懷下上銳志縱橫古往今來智動仁靜罔  
不交融一息周流萬端可謂有齊無累質文淵會  
者矣每慨末學膚受足已矜人次則鼎鼎騷騷狗  
華亡實三子世家子非單寒儉塞者茹淡素習勤  
苦修明古學陶淑厥躬則脫落世趣賞契至德者  
也于其歸作序送之他日瀟湘洞庭間有談周易  
說尚書攷定三禮教授諸生徒以昭宣大業者必  
三子已夫

知畏堂文存卷六

太倉南郭張采著

何茂清傳略

何生名屹字茂清崑山人少奇碩八九歲如成人  
年十七補邑弟子員二十病嘔血又五年卒生天  
性削立于古今邪正及道理是非俱有分限外沉  
默絕無炫鬻當四座論風起顧生生獨噤不發退  
徵狀卽能一二言微中論人重誠僞嘗述士君子  
作事須無所爲而爲否卽名下人口譏斷斷以故



意色囁多不可。同學推畏友。家貧律已極嚴。朕援  
汲人亡吝。擅心計。手指口畫。絕精敏。又未嘗見其  
數。數治生。一日里中勢家兒。鍵平民恣。霍生入破  
其戶。目攝叱勢家兒。掖平民去。其急義類此。居常  
寡交。與所師友。不過五六輩。皆邑上士。終亦落落  
然。爲文清古絕俗。高亢難附。嘗一試有司。不得志。  
鬱鬱旋病。則葺廬馬鞍山下。廣池種魚。半植蓮。遶  
岸修竹。開窓望峯巖。在几席。良友至。治蔬具資。談  
適。客或讀書作詩文。則默扃一室。自遠。若功名度

外。謂其達生。當可却病。而竟死。死之日。同學哭之。  
皆失聲。

南郭子曰。茂清余小友。常目之曰毅。而不弘。今文  
人喜通方。剗削廉隅。遂不克載道。使茂清假年所  
成就。寧止辭章。惜乎其遽死。然以天性峭直者。致  
同人含辛若此。則豈非以其誠哉。







生故以純孝傳。宜先生稱其上弟子。莊簡公清白。所遺不及素封。四兄弟析產。先生一取。疏薄事伯。兄友而恭。仲兄季弟早夭。撫育三孤女。長擇名配。丁巳戊午間。歲饑。民間死亡相枕。先生奔走掩骼。凡兩年。所可萬計。丙寅。瑄福。緹騎逮周忠介公。橫索賄不得。則執銀鑄。窘忠介。先生携一櫝。公所置。籍曰義助。初吳人。雖急忠介難懼。及縮不前。見先生羣語。乃公素謹厚。且劇。吾屬敢後。一日得千金。既鉤黨急。有請削助籍。或請毀先生笑。不應。年愈。

艾日手一編。至夜分。亡冬夏間。坐無雜客。室無旁御。家庭若朝典。卒年五十有九。以手指其心而逝。學者私謚爲端孝。故歿後稱端孝先生。論曰。先生固不名一德。孝其大原。端則統指乎。先生視采猶子。卽所述第及著事。若幽微者。其誰傳。朕先生與兒童語。温温可近。義形則威武不屈。吳趨纖夸。舉先生皆知嚴重。繇平時見道明。養氣寬靜。故爾。或惜先生未仕。無可施設。書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廷樞語采。先子庸行。皆絕行。



難可悉紀傳不云乎君子之所不可及其惟人之  
所不可見知書與傳則知服膺先生矣

錢方明傳略

錢生安修字方明嘗熟人初字行安以叔名行改  
今字人猶稱錢行安父元玉教子授經史生年十  
三通誦六經凡史漢諸書略上口作舉子業辭猶  
不流元玉恚曰我能教子讀書不能教子作文命  
也置不問年餘于亂帙得地震記知出生手亟嘆  
其奇令從西銘及余游生益厲學窮日夜亡間家  
貧極勤苦年二十出館穀餬口文日駸進當得意  
馳驅周秦兩漢間下不知晉魏試有司輒第一士



聲籍甚好作詩。所著詩三四卷，弗名一體。率蕭然。陶寄古文詞不多作。作則堅古峭直。喜讀李獻吉文。幾欲度其前。一時名下士咸樂與友。與交一望可知。第喜詼辨。時面觸人過。又頗別白。所善則煦煦就見。非類。卽跳影匿去。旣才名受時忌。復性度如此。以故誹語時及。然故坦適。寔無他。嘗慕隱居。自言得地十畝。屋數椽。疎梅修竹。繞以大池。日吟咏其中。差足樂無求矣。壬午一夕病遽卒。年三十。同人悲思。謀行其詩文。論久當定。詩文固異。其必

傳。

南郭子曰。余于文章。首推錢子者。他人華言失寔。曼聲沒理。錢子則高可共見。深足自怡。長卿賦心。斯爲庶幾。憶甲戌。從余讀書虎丘山房。寒夜漏盡。爲適。今思之最痛。豈棄予侍西銘。其狀。



楊生傳畧

楊生名靜。字定夫。蘇州之嘗熟。人父葵。當世所推  
 子嘗先生也。母吳。娶太倉南郭張采女。年二十有  
 二。卒。靜小時奇慧。天啟子丑間。方四五歲。西銘張  
 子同予訪子嘗。子嘗携兒見客。兒睂眼璨如畫。端  
 好。可念。父指某伯某叔。引之揖。兒拱手序揖。立客  
 左。西銘撫其首曰。孺子後必成器。為我兄弟一勁。  
 顧余云。兄有女。年比可與齊。我主若盟。不復蹇修  
 矣。由是為張氏壻。既就外傅。以父母憐愛。一日中。



調達不能純讀書。但耳目治便。上口成誦。所讀書  
踰他童子數倍。麟士顧子固與子嘗同學。夏月坐  
星下。兩人談文。婉轉閒靜。時七歲。審聽不移。麟士  
以兒子視之。問爾知語云何。得無有所解否。靜唯  
唯。麟士奇之。爲說程文破題法。隨舉一題目。大義  
靜竟如所說。成句有機理。遂反類旁喻。間舉事物  
命題。亦輒應。乃起黃童譽。年十五。試童子科。郡縣  
及臺使連第。上等幾冠一軍。克嘗熟縣學生員。是  
時子嘗麟士教。大著學者稱爲楊氏顧氏學。或呼

虞山。派其教本原。經傳鉢繩刻墨黜諛。躋辨蕪  
庶幾聖賢指歸。蓋持論斷斷遠近。翁然傳習。其書  
靜周旋。父師間領會微奧。復希慕西銘。閱肆縱獵  
典籍。故他人學虞山。動見孿束。靜步武家矩。而中  
外秀惠。如有天得。崇禎丙子。子嘗以明經第一入  
北雍。應順天鄉試。靜方束髮。隨麟士應天試。都  
人士尋其聲名。爭望見靜。從師匿跡。絕不徵。逐一  
步其冬。子嘗選得松江府學訓導。移家之官。明年  
娶張氏女子。嘗平時盛師道。復官其職。執經者益



知長堂集  
稠靜汎愛樂善父門下咸重其人文雲間風氣騷  
雅尚詩賦靜遂攻聲韻勤古文辭巳卯隨父應應  
天鄉試辛巳春病適父陞江西都昌縣知縣移家  
歸夏七月遂卒靜事父母既成人如嬰兒東西惟  
命父母偶有言持不下則啼笑解釋父性介行一  
意獨聽靜語輒移故每事嘗相咨與人坦易急窮  
交手無私錢恒委曲以濟一日啟篋失所藏數金  
問僮知夜爲某作枕亡去靜良久云幾誤昨金原  
未藏篋予方規其疏率後迺知金固藏篋其素無

行靜爲之諱耳其篤厚多如此疾亟命裝小說書  
數冊獻母夫人曰此中說感應殊幻脫復悲憤須  
一看人生大致良然歿前三日作律詩一首垂絕  
呼家人設祭祀其先祀已執母夫人手曰無嗣廢  
祀奈何母慟搖首曰哭無益勸阿爺取妾兒可不  
死言已氣絕三黨哭失聲有詩文遺稿四卷麟士  
行爲之次序成集  
南郭子曰壻也津津稱述又多乎哉曰子弟欲其  
佳昔人比之植蘭蘭摧心折何能不懷凡稱述固



在人耳目。亦就予所知見。絕非矜護。此子但氣弱。謂性行醇厚。可宜年。乃西銘愛之如子。而西銘五月靜。七月死。距七十餘日。豈人死亦有應求耶。聞其在雲間時。唱詩社。招合遠近。長年老詩伯畢應。此則通人。一累詩文。誠雅事。會應有時。夏月行冬。令凌。蹤可乎。諸葛公有云。早慧不成。洵然悲夫。

貴一王公暨于宜人合傳

公諱默。字浴淨。號貴一。先世小興州人。高祖鑑。遷清苑之石橋村。因籍清苑。鑑生興。興生土。土生鍾。華。配汪氏。生子三公。其仲也。公生具英分。兒時卽遠略。癸卯。方冠。舉于鄉。時已志經世。旣四阨。公車遂棄去。爲吏部選人。丙辰。得山東東昌之高唐州。州方遭旱。且蝗。民散他走。戶口無幾。公至。爲具牛種。修趾。置舍。經營義田數百畝。歸復業者可萬人。州舊有積穀。以災散給。臺司隨下檄徵。流民重困。



公力請得蠲四千餘石。御衙役嚴察嘗謂快如虎。壯如狼。皂如犬。刪不馴者三十餘。坐堂上靜若無人。有白事輒得面達舊例。凡在官者其代耕餼。出市廛名曰門灘房號。至破壁析椽不免。公曰。此何殊王安石間架。亟盡革。取別派填抵。潔郡賦四倍。他邑爲漢范百年來積害。公條具不均狀。陳乞當事。當事鑒公篤切。得調改。潔民以蘇。時遼警。羽書徵兵。劉大將軍鋌提所部。應州縣聞兵。閉門拒兵。無從得食。譙之。官官復匿。走至高唐。勞且犒。民爲

卒。主吏爲帥。主劉因嘖嘖歎。語人曰。王高唐將才。凡三年以下。繼母趙艱去。服除。補陝西隴州隴固。涼。濟公曰。斯如鼓瑟。小弦急則音亂。我守官爾期。年。陞鞏昌府靖。衛同知。公旣去。隴民乃思曰。王父寧我靖。遠在西域。與隔一河。餉多不繼。公規畫軍得宿飽。戒毋犯邊。人耕牧如內地。乙丑。行取授戶部員外郎。郎官優閑。可不如外吏適。通。都城公董行糧。東便門不解衣。櫛髮者數月。始竣。乃紀錄。晉郎中。亡何出守鳳翔。未知主爵者。



以劇地擇廉辦抑隨流外教。當是時流寇猖甚。公晝夜馬上。賊一犯隴山。再犯寶雞。皆手嚴鼓節。馘斬追竄。直指吳友鹿先生。不輕許人。稱爲郡伯。第一賊退。公乃免商稅。緝城堡。問民疾苦。手書府門。云不爲民造福。祇爲民除害。不爲民除害。祇不爲民害。有識之者曰。是固治高唐有聲者。公嗶嗶不皇。每嘆我精已不迨。絕不但高唐時也。未幾病。公喟狀曰。我敷歷十四五年。所懷不止此。此其休乎。遂乞骸歸。歸遂不起。故所治處。聞之爲罷市。配于

宜人

宜人。姓于氏。性靜慎。行止以節。公爲諸生時。家絕貧。宜人操井臼。執饋事舅姑。性謹與妯娌居。謙謙無幾微間。旣子女長。集小兒語作訓誡。語皆情恕。公宦遊幾十五年。未嘗一抵宦所。曰。公廉吏。携家徒增累。我可母往家居。率羣婢織紉。如貧時疾篤。醫請診視。曰。婦人手那得近人。拒不聽。遺令身後事。槩簡素。其循禮知命如此。公與宜人生卒年月具誌。狀子三長爾祿。次爾祺。次爾禧。俱庠生。爾祿



知長堂  
讀書修行爲北方良士不遠三千餘里乞余言作  
傳雖採及葑菲可謂慎終矣  
張采曰洵狀鬼神之際乎公先號浴淨夢一金紫  
像題曰貴一神位旁立者稱是公因號貴一及屬  
續見持先所夢神位來迎且請期宜人一生勤苦  
死之日惟遺繡佛一幅此夫婦豈常人哉

卹贈鴻臚寺署丞瑞寰張公暨黃孺人合傳

張鴻臚者故南京光祿寺署丞殉寇難朝廷嘉  
乃烈贈鴻臚寺署丞故稱公諱元禎號瑞寰自唐  
司業文昌公籍歷宋學士于湖公孝祥世居和州  
之烏江元季有福中者讀書隱若湖行最高若湖  
去烏江數里亦名白洋因又呼白洋張家再傳至  
遇林始隸州籍五傳至與子四長廷幹是爲公父  
娶錢繼吳子二長元會次卽公當公官光祿會  
覃恩贈父如公官兩母贈孺人贈公瑰奇篤施子



將謁選人。可州椽。輒然曰。吾故文章節義家。僕僕馬蹄間。獨不愧唐宋兩祖。棄不問。教其二子甚力。既長子冠童子。試補弟子員。方藉起家。逾年竟天。死。贈公以故。忽忽隨卒。時公方十餘歲。哭對弔。賓入侍。寡母熒熒支朝夕。念伯兄蚤世。憤發下帷。吳孺人則持而啼曰。自而兄以攻苦死。每聞清夜讀書聲。卽刺心。見無復爾。公泣應。間竊讀書。見古節義事。多感起。覆家乘。得文昌與昌黎交游于湖處。父難及。與考亭往復論學。書流連沉思。或翔躍而舞。壬辰娶黃孺人。甲午入太學。公既獨子。吳孺人亟抱孫。爲置妾數輩。及黃孺人舉子。公曰。有子足慰母安。用諸婦爲一日盡遣去。乙卯遭吳孺人喪。公極哀毀。得禮中。戊辰。新天子卽位。誅鋤璫逆。天下頌。聖明公心動。曰。與其守制科。且俟河清。吾獨不得效犬馬。遂受秩。除南京光祿寺署丞。辦鴻臚寺序班事。既典禮。勤厥職。罔懈。尋以。覃恩。得贈父母。辛未。捧長至表箋。道中寒疾。遂請。旨。予告。公私幸。曰。邀。恩報兩親。死入三泉。無恨。棄。



雞肋脫蹤耳。乃屏居別墅。習養生家言。課諸子爲  
適。乙亥春。寇警卒至。時承平久。一無備禦。招市人  
乘城。問誰精。公先貲應。精城百雉。需器問誰具。公  
先貲置具。議分守。和州惟北門當孔道。劇且瑕。公  
則任北門守。州宰文吏權他屬。乃稟進止。公日夜  
治軍。見幾事參差。誠子弟賓客曰。昔白贊善。酬先  
司業詩。平時猶不用官位。炎冷奈何危。城中趨附  
勢要。吾用吾家法耳。屬天幸。賊破巢縣。竟西畧去。  
亡何州罷守。識者相率避。長子弘開以告。公厲色

曰。生長斯墳墓。藏斯和城。吾死所。去曷往。至十二  
月二十六日。賊馮城。公誓衆戒嚴。堵卒人人願一  
當賊。二十八日。賊擁雲梯攻北門。急堵卒挾砲石  
奮擊。賊却。盜掘水洞。公指畫擊殺數十人。中有賊  
首紅袍金帶。號鄧六王。中砲死。群賊哭呼千歲。擁  
去。遂切齒北門守者。申刻傳云。主者議縋城。公謂  
見危授命。若去。誰與守。諭堵卒敢傳縋城語。從軍  
法。少頃。弘開奔告曰。主者已跳。守公返。解行自決。  
兒代守。大人速計。公厲聲曰。則死耳。妮子欲我草



間活。俄西門火起。賊登城。公猶仗劍指麾。刀已及右耳後。公仆地。群賊罵公。殺我鄧千歲。矛刃連下。遂死。黃孺人聞城破。亟自裁。紅巾方在手。三小賊劈門入。逼索財幣。孺人曰。我命婦。死不受賊辱。賊怒。亂斫死。次子弘闡奔北城。尋父。遇屍。伏而號。賊擒去。闡且哭且行。至南門橋上。躍入水死。三子弘聞受賊縛。有奸人語賊。彼宦族。卽若父守北門者。賊復憤憤傷我千歲。脇聞至家。取金寶。聞曰。金寶所不惜。第還我父。當盡室獻。賊怪其詐。殺之。擲鄰

家火中。事聞。贈鴻臚寺署丞。丁丑臺使按和廉。得實。立祠祀州守。黎公弘業。卽祀公。其次。公恂恂樂易。終其身布衣。徒步嘗訓其子。若湖數畝。祖父傳及予。敢靡費。弗守。爲前人羞。然里中飢寒。往往待舉。火歲歉。出所藏穀。貸無親。疏勿吝。某假多金。商外客死。公不復問金。且資殯。某赴選。公傾囊贈。其人美官。歸橐甚厚。竟負公公。公亦不較。佃輪租例折。白銀。公少時所定。值米價方賤。比今不啻倍。或諷公公曰。彼工費亦倍。我無藉此。黃孺人。黃公龍山。



女歸公事吳孺人惟謹諸妾未遣時撫視各有禮  
教子及婦咸若訓故臨難不苟一門義烈如此長  
子弘開有文行捧狀泣述爲次所述立張鴻臚傳  
南郭子曰寇起江淮以北無完城賊未百里各鳥  
獸散議城守巨室護怪寧委賊不肯捐殊兩與臨  
難倖脫究至同盡使皆如張公者率先倡則人心  
一一則固賊望烟食不習攻擊國數日不下罷卽  
自去卽不幸死名在萬世公豈直見義決審死生  
亦豫矣贈祀公而俗不省頑矣哉

怡川戴公暨元配蔡孺人合傳

公諱士鰲怡川其別號世居長洲貞豐里始祖仲  
明公洪武中以推舉爲鄉賦長歲輓漕著能聲繇  
是累世任漕事五傳至南園公家賦益浩衍子四  
人三日玉川公娶于郭是爲公父母常南園之季  
倭變業遂替玉川乃徙吳江之新城時公年二十  
餘矣公少有士名讀書好大義寄意遠曠適玉川  
公晚困忽忽多不慊公爲經營供億使有歡喜已  
復付度老人得無念舊里因奉玉川公歸貞豐亡



何玉川公卒。公哀毀盡禮。則獨將郭孺人寄一廬。又歲饑絕窘。郭且病。公則呼天請代。及病革。公號擗。殆不起。當是時。公瀟然如旅食。惟用糶作糜。或挑野菜和煮。日視兩僕納少傭。值度饑。乃慨然自嘆曰。一寒至此。遂銳意作業。銖兩較積。一二年產遂中人。公固有一妹一弟。妹嫁時。家四壁。郭孺人切切墜淚。公罄所有贈。妹壻陳遇。公多不善。妹死。子女孤幼。公撫育長。爲婚嫁如所生。弟曰恩川。幼出贅。旣惑于讒。爲公難。公曰。我弟也。彼知業。應平。

受不究所來。爾今何問。應否。弟割半授弟。爲悔感。公外家蔡氏。蔡孺人弟冲菴者。富而驕。公貧時。往往侵公。公不與貨。升斗其妻。卽公從女弟。後蔡中落。公恤冲菴。倍至。冲菴死。又養從女弟。終其世。有從兄子生。百日母死。公惻然。卽抱爲己子。所買田宅。皆倍酬。亡賴子意不滿。輒獄辭連公。公呼與語。邂逅不自聊。當相白。奈何。開訟。亡賴子多折服。公喜。緩急人雅好客。雖經奇窮。酒半長嘯。無屋促態。至老遠近稱長者。故沒後多懷思。云孺人姓蔡氏。



孺人蔡氏。父爲山公。少循謹。事繼母。能不失意。年十五。歸公。上有舅姑。孺人敏慎。與小姑處。無間。玉川公旣沒。家大困。郭孺人復病。支離床褥。孺人固富家女。忍饑織素。日得四五丈。易米共姑米。又斗。糶數百錢。姑在床褥。非新婦。不得七箸。兒呱呱復。需哺視。孺人皴肌裂膚。早夜服作如此者。五年。無幾微怨。蔡太公遺之肉。則以進姑。身自食野菜糜。酷寒。臨褥。僅披單衣。以敗絮貼背。縫敝裳作兒衫。姑未嘗不煖。公少有酒癖。孺人多規諫。及客至。呼

酒。必供辦。無遺力。公所抱從兄。百日子。孺人撫字。極有恩。旣素封。益敦慈儉。動有條理。凡公善行。孺人贊助居多。長君汝仁。次汝義。皆讀書砥躬。汝仁子之。雋之。傑世所稱。吳中二戴。克式祖緒。故爲傳其大略云。

張采曰。公旣壯。有室。逢母怒。呼跪。稠市。喏無違。其孝友。殆天性。及疑成家。若易然。則如公固者。飲旣作生計。遂覆杯謝酒。徒具此堅忍。何不可專志就。况區區身業。又贊以孺人之通理哉。然此二僕者。



亦勤乃事矣。

潘孺人節孝生傳

讀史列女節烈事則肅然敬。或悲其遇曰：無庸彼故得所求。敬則尊，悲則姑息。尊節烈者，氣集姑息。且餒論人自監，可忽諸崑山兩周子。長京次錫，皆負正志。所見弘遠，與詰問義理，每反復不苟。同既悉其節，母嚴操。予曰：子家具聖師，歸求有餘。余曷足道。則二子聲淚咽，迸節母者潘氏。學博孟和公，長女年十八歸周公。若寵公小時夙慧，號神童。父九鼎公授史目，數行下授賦，卽能自作賦。十餘歲



爲諸生有聲。然九鼎公不生殖。家極貧。孺人既歸。日厭糠覈。勤操作。臨妊。猶爲家人設食。擔水。歛米。不得休。公善病。病瘵劇。需藥。餌學博。嫁女。時尚諸生。奮贈何幾。已盡入質庫。孺人則緝苧。日得二。三兩。易錢作供。暑月。姑感痢。躬事除糞。又小姑在襍。携抱起居。獨苦亡何。公病瘡。遂不治。及歿。家中所有一牀。賣以殮。今人不達事理。槩云婦從夫死。此時京八歲。錫週歲。週歲兒一日失乳。卽死。八歲兒三日不得食。亦死。則孺人何以死。迺孺人不死。而

瓶罄釜塵。所居一間屋。母子支離。樞旁。又守禮法。移一步。不得視。從死難易。百倍。孺人備針紉。間。芻并力。夜作屋壁。故葦織。歲久破盡。夏雨漏地。卑積水。則坐積水中。冬霜淅淅。入十指。龜裂。然歇手。便斷炊。可奈何。兩兒稍長。同就外傅。孺人煮飯熟。倚簾望兩兒。或雨雪歸遲。終不先飯。率爲嘗積。十餘年。次第須婚。賴學博宦揚州。九鼎公歷游各稍。授田。贖費。朕二畝。四畝。且瘠。則又何幾。貧寡婦連娶婦。卒瘁。豈有人理。旣兩兒列諸生。試高等。始任



成立京錫語予大父極慈季父枚求極友得如此  
奇窘者直坐家世酷貧不皇恤爾至午錫登賢書  
吳俗捷騎至里不逞持金投呈身牒三日後鮮衣  
林立京錫謀曰若爾曷可使阿母見拒不納鐫戶  
讀書如嘗日出隨舊時平頭徒步委巷孝哉兩周  
子假如俗所爲不僮傷母心將母二十年貞苦一  
朝遽改且沒母節則如是乃以成母此之謂有子  
孺人二十七歲寡今四十有七性嚴冷對妯娌不  
一輕出言隣居罕見面訓兩婦率事老翁若姑烹

熟奉承無間邑中羣稱節孝君寵冒母姓姓丁名  
此召太倉州學生

南郭子曰錫幼患痘瀕死母感夢復活丁丑孺人  
侍姑所恍惚見神告免火厄孺人殆格天矣我無  
以名孺人則曰君子固窮孺人君子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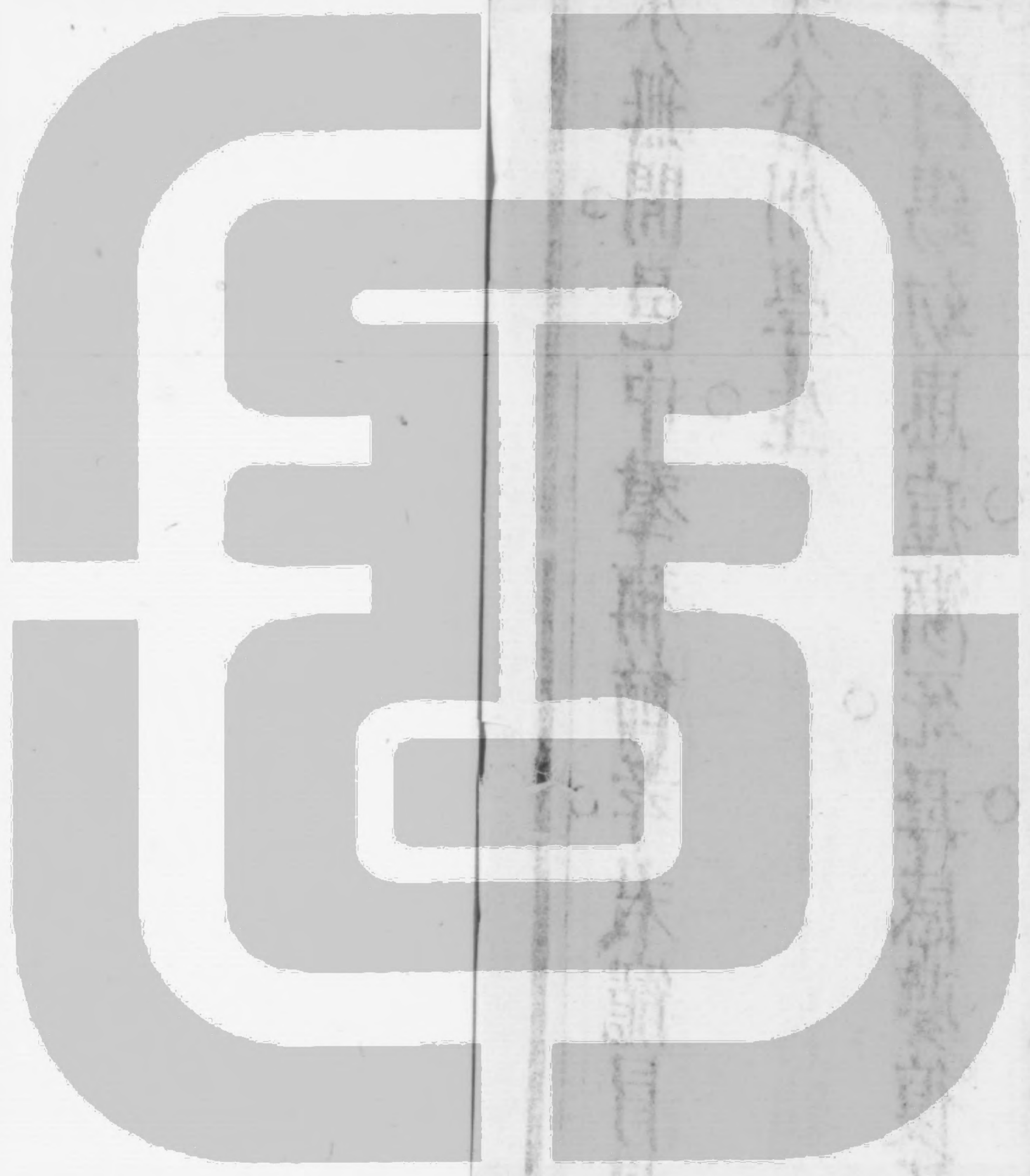
以名論人。原曰。君子。固。其。謙。人。在。十。九。

利。故。兩。卦。對。峙。只。頓。告。與。大。以。謙。人。故。外。天。災。與。全。

而。不。平。以。謙。以。取。富。商。子。對。峙。故。以。下。五。金。人。

出。否。太。太。有。所。學。也。

謙。本。承。無。間。也。中。象。兩。卦。對。峙。故。外。天。災。與。全。





書